

新
唐
書

二六

新唐書

劉鍾崔二王列傳第四十六

唐書一百二十一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奉

敕撰

劉幽求冀州武彊人聖曆中舉制科中第調閬中尉刺史不禮棄官去久之授朝邑尉桓彥範等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殺武三思幽求謂彥範曰公等無葬地矣不早計後且噬臍不從旣五王皆爲三思構死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敕一出其手以功授中書舍人參知機務爵中山縣男實封二百戶授二子五品官二代俱贈刺史睿宗立進尚書右丞徐國公增封戶至五百賜物千段奴婢二十人第一區良田千畝金銀雜物稱是景雲二年以戶部尚書罷罷政事不旬月遷吏部拜侍中璽詔曰頃王室不造中宗猷代戚孽專亂將隕社稷朕與王公皆幾于難幽求處危思奮翊贊聖儲協和義士震殄元惡國家之復存繫幽求是賴厥庸茂焉朕用嘉之雖胙以土宇而賦入未廣昔西漢行封更擇

多戶東京定賞復增大邑宜加賜實封二百戶子子孫孫傳國無
絕特免十死銘諸鐵券以傳其功先天元年爲尚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幽求自謂有勞于國在諸臣右意望未滿
而竇懷貞爲左僕射崔湜爲中書令殊不平見於言面已而湜等
附太平公主有逆計幽求與右羽林將軍張暉定計使暉說玄宗
曰湜等皆太平黨與日夜陰計若不早圖且產大害太上不得高
枕矣臣請督羽林兵除之帝許之未發也而暉漏言於侍御史鄧
光賓帝懼即列其狀睿宗以幽求等屬吏劾奏以疎間親罪應死
帝密申右之乃沫幽求於封州暉於峯州光賓於繡州明年太平
公主誅即日召復舊官知軍國事還封戶賜錦衣一襲開元初進
尚書左丞相兼黃門監俄以太子少保罷姚崇素忌之奏幽求鬱
怏散職有死言詔有司鞫治宰相盧懷慎等奏言幽求輕肆不恭
失大臣體乖崖分之節翌日貶睦州刺史削實封戶六百遷杭柳
二州恚憤卒于道年六十一贈禮部尚書諡曰文獻六年詔與蘇

瓌配享睿宗廟廷建中中追贈司徒

鍾紹京虔州贛人初爲司農錄事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署諸宮殿明堂及銘九鼎皆其筆也景龍中爲苑惣監會討韋氏難紹京帥戶奴丁夫從事平夜拜中書侍郎參知機務明日進中書令越國公實封五百戶賚賜與劉幽求等旣當路以賞罰自肆當時惡之因上疏讓官睿宗用薛稷謀進戶部尚書出爲彭州刺史玄宗即位復拜戶部尚書增實封改太子詹事不爲姚崇所喜與幽求並以怨望得罪貶果州刺史賜封邑百戶後坐它事貶懷恩尉悉奪階封再遷温州別駕十五年入朝見帝泣曰陛下忘疇日事邪忍使棄死草莽且同時立功者今骨已朽而獨臣在陛下不垂愍乎帝惻然即日授太子右諭德久之遷少詹事年踰八十以官壽卒紹京嗜書畫如王羲之獻之褚遂良真跡藏家者至數十百卷建中中追贈太子太傅

崔日用滑州靈昌人擢進士第爲芮城尉大足元年武后幸長安

陝州刺史宗楚客委以頓峙饋獻豐甘稱過賓使者楚客歎其能
亟薦之擢爲新豐尉遷監察御史陰附安樂公主得稍遷神龍中
鄭普思納女後宮日用劾奏中宗初不省廷爭切至普思由是得
罪時諸武若三思延秀及楚客等權寵交煽日用多所結納驟拜
兵部侍郎宴內殿酒酣起爲回波舞求學士即詔兼脩文館學士
帝崩韋后專制畏禍及更因僧普潤道士王晔私謁臨淄王以自
託且密贊大計王曰謀非計身直紆親難爾日用曰至孝動天舉
無不克然利先發不則有後憂及韋氏平夜詔權雍州長史以功
授黃門侍郎參知機務封齊國公賜實戶二百坐與薛稷相忿競
罷政事爲婺州長史歷揚汴兗三州刺史由荊州長史入奏計因
言太平公主逆節有萌陛下往以官府討有罪臣子勢須謀與力
今據大位一下制書定矣帝曰畏懼太上皇奈何日用曰庶人之
孝承順顏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若令茲允竊發以亡大
業可爲孝乎請先安北軍而後捕逆黨於太上皇固無所懼帝納

之及討逆詔權檢校雍州長史以功益封二百戶進吏部尚書會
帝誕日用采詩大小雅二十篇及司馬相如封禪書獻之借以
諷諭且勸告成事有詔賜衣一副物五十段以示無言不酬之義
久之坐兄累出爲常州刺史後以例減封戶三百徙汝州開元七
年詔曰唐元之際日用實贊大謀功多不宜減封復食二百戶徙
并州長史卒年五十并人懷其惠吏民數百皆縞服送喪贈吏部
尚書諡曰昭再贈荊州大都督日用才辯絕人而敏于事能乘機
反禍取富貴先天後求復相然亦不獲也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事
皆適時制變不專始謀然每一反思若芒刺在背云子宗之襲封
亦好學寬博有風檢與李白杜甫以文相知者日用從父兄日知
字子駿少孤貧力學以明經進至兵部員外郎與張說同爲魏元
忠朔方判官以健吏稱遷洛州司馬會譙王重福之變官司逃日
知獨率吏卒助屯營擊賊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遷殿中少監建
言廢馬多請分牧隴右省關畿蜀調授荊州長史四遷京兆尹封

安平縣侯坐贓爲御史李如璧所劾貶歙縣丞後歷殿中監進中山郡公說執政薦爲御史大夫帝不許遂爲左羽林大將軍而自用崔隱甫隱甫繇是怨說日知俄授太常卿自以處朝廷久每入謁必與尚書齒時謂尚書裏行終潞州長史諡曰襄

王琚懷州河內人少孤敏悟有才略明天文象緯以從父隱客嘗爲鳳閣侍郎故數與貴近交時年甫冠見駙馬都尉王同皎同皎器之會謀刺武三思琚義其爲即與周瑒張仲之等共計事洩亡命自傭於揚州富商家識非庸人以女嫁之厚給以貲琚亦賴以濟睿宗立琚自言本末主人厚齎使還長安玄宗爲太子閒游獵韋杜間急休樹下琚以儒服見且請過家太子許之至所廬乃蕭然宴陋坐久殺牛進酒殊豐厚太子駭異自是母到韋杜輒止其廬初太子在潞州襄城張暉爲銅鞮令性豪殖喜賓客弋獵事厚奉太子數集其家山東倡人趙元禮有女善歌舞得幸太子止暉第其後生子瑛者也太子已平內難召暉拜宮門郎與姜皎崔滌

李令問王守一薛伯陽等並侍左右令問累擢殿中少監守一太僕少卿此數人以東宮皆勢重天下琚是時方補諸暨縣主簿過謝東宮至廷中徐行高視侍衛何止曰太子在琚怒曰在外惟聞太平公主不聞有太子太子本有功於社稷孝於君親安得此聲太子遽召見琚曰韋氏躬行弑逆天下動搖人思李氏故殿下取之易也今天下已定太平專思立功左右大臣多爲其用天子以元妹能忍其過臣竊爲殿下寒心太子命坐且泣曰計將安便琚曰昔漢蓋主供養昭帝其後與上官桀謀殺霍光不及天子而帝猶以大義去之今太子功定天下公主乃敢妄圖大臣樹黨有廢立意太子誠召張說劉幽求郭元振等計之憂可紓也太子曰先生何以自隱而日與寡人游琚曰臣善丹沙且工諧隱願比優人太子喜恨相知晚翌日授詹事府司直內供奉兼崇文學士日以諸王及姜皎等入侍獨琚常豫秘謀不踰月遷太子舍人兼諫議大夫太子受內禪擢中書侍郎公主謀益甚幽求暉謀先事誅之

侍御史鄧光賓漏謀不克皆得罪久之琚見事迫請帝決策先天二年七月乃與岐王薛王姜皎李令問王毛仲王守一以鐵騎至承天門太上皇聞外譁譟召郭元振升承天樓閉關以拒俄而侍御史任知古召募數百人於朝堂不得入少選琚從帝至樓下誅蕭至忠岑羲竇懷貞斬常元楷李慈北闕下賈膺福李猷於內客省事平琚進戶部尚書封趙國公皎工部尚書楚國公毛仲輔國大將軍霍國公守一太常卿晉國公各食實戶五百令問殿中監宋國公實戶三百琚皎令問辭不就以舊官增戶二百於是帝召燕內殿賜金銀雜帛皆一牀帛二千第一區帝於琚眷委特異豫大政事時號內宰相每見閣中視日薄乃得出遇休日使者至第召之而皇后亦使尚宮勞琚母賜資接足羣臣不能無謔或說帝曰王琚麻嗣宗皆譎詭縱橫可與履危不可與共安方天下已定宜益求純樸經術士以自輔帝悟稍疏之俄拜御史大夫持節巡天兵以北諸軍改紫微侍郎道未至拜澤州刺史削封戶百歷

九刺史復封戶又改六州二郡琚自以立勲至天寶時爲舊臣性
豪侈其處方面去故就新受饋遺至數百萬侍兒數十寶帳備具
闔門三百口旣失志稍自放不能遵法度在州與官屬小史酋豪
飲詭博博藏鉤爲樂每徙官車馬數里不絕從賓客女伎馳弋凡
四十年李邕故與琚善皆華首外遷書疏往復以譴謫留落爲慊
右相李林甫恨琚恃功使氣欲除之使人劾發琚宿贓削封階貶
江華員外司馬又使羅希奭深按其罪琚懼仰藥未及死希奭縊
之時人哀其無罪始琚爲中書侍郎母居洛陽來京師讓琚曰爾
家上世皆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
恐汝家墳墓無人復掃除也琚卒不免寶應元年贈太子少保太
平之誅張晔召還爲大理卿封鄧國公實封戶三百進京兆尹入
侍宴樂出主京邑時人以爲寵然自以幹治稱累遷太子詹事判
尚書左右丞再爲羽林大將軍三至左金吾大將軍以年高加特
進子履冰季良弟晤仕皆清近晔嘗還鄉上冢帝賜詩及錦袍繒

綵乘駟就道子弟車馬聯咽使者賜賚敕州縣供饌居處尊顯天寶五載卒年九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履冰歷金吾將軍季良殿中監俱列榮戟

王毛仲高麗人父坐事沒爲官奴生毛仲故長事臨淄王王出潞州有李守德者爲人奴善騎射王市得之並侍左右而毛仲爲明悟景龍中王還長安二人常負房簏以從王數引萬騎帥長及豪俊賜飲食金帛得其驩心毛仲曉旨亦布誠結納王嘉之韋后稱制令韋播高高爲羽林將軍押萬騎以苛峭樹威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訴於王王方與劉幽求薛崇簡及利仁府折衝麻嗣宗謀舉大計幽求諷之皆願效死遂入討韋氏守德從帝止苑中而毛仲匿不出事定數日乃還不之責例擢將軍王爲皇太子以毛仲知東宮馬駝鷹狗等坊不旬歲至大將軍階三品與誅蕭至忠等以功進輔國大將軍檢校內外閑廐知監牧使進封霍國公實封戶五百與諸王及姜皎等侍禁中至連榻而坐帝暫不見惘惘若有

失見則釋然開元九年詔持節爲朔方道防禦討擊大使與左領軍大摠管王晙天兵軍節度使張說幽州節度使裴佑先等數計事毛仲始見飾擢頗持法不避權貴爲可喜事兩營萬騎及閑廐官吏憚之無敢犯雖官田草萊椎斂不敢欺於牧事尤力婉息不訾初監馬二十四萬後乃至四十三萬牛羊皆數倍時尙麥首宿千九百頃以禦冬市死畜售絹八萬募嚴道隸僮千口爲牧圉檢勒芻菽無漏隱歲贏數萬石從帝東封取牧馬數萬匹每色一隊相間如錦繡天子才之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自開元後唯王仁皎姚崇宋璟及毛仲得之然資小人志旣滿不能無驕遂求爲兵部尚書帝不悅毛仲鞅鞅及與葛福順爲姻家而守德及左監門將軍盧龍子唐地文左右威衛將軍王景耀高廣濟數十人與毛仲相倚杖爲姦毛仲恃舊最不法中使至其家稱詔毛仲不甚恭位卑者或踞見忤意即侮詈以氣凌之直出其上高力士楊思勗等銜之毛仲有兩妻其一上所賜皆有國邑嘗生子帝命力士就賜

仍授子五品官還問曰毛仲喜乎力士奏毛仲熟視臣曰是子亦何辱三品官帝怒曰前毛仲負我未嘗爲意今以嬰兒顧云云力士等知帝怒它日從容曰北門奴官皆毛仲所與不除之必起大患後毛仲移書太原索甲仗少尹嚴挺之以聞帝恐毛仲遂亂匿其狀十九年有詔貶灤州福順壁州守德嚴州盧龍子唐地文振州王景耀黨州高廣濟道州並爲別駕貶外置毛仲四子悉奪官貶惡地緣坐數十人有詔縊毛仲於零陵守德本名宜得立功乃改今名位武衛將軍嘗遇故主於道主走避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之帝嘉其志擢爲郎將陳玄禮宿衛宮禁以淳篤自檢帝嘗欲幸虢國夫人第諫曰未宣敕不可輕去就帝爲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夜帝將出游復諫曰宮外曠野無備豫陛下必出游願歸城闕帝不能奪安祿山反謀誅楊國忠闕下不克至馬嵬卒誅之從入蜀還封蔡國公及李輔國遷帝西內玄禮

以老卒

贊曰幽求之謀紹京之果日用之智琚之辯皆足濟危紓難方多故時必資以成功者也雄邁之才不用其奇則厭然不滿誠不可與共治平哉姚崇勸不用功臣宜矣然待幽求等恨太薄云毛仲小人志得而驕不足論已

劉鍾崔二王列傳第四十六

魏韋郭列傳第四十七

唐書一百二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奉直學士御史中丞兼太子賓客魏謩撰
敘撰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爲太學生跌蕩少檢久不調整屋人江融曉兵術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元忠上封事洛陽宮言命將用兵之要曰天下之柄有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由其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士在富貴與賤貧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己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困溝壑者悠悠之人直觀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觖望此富貴者易爲羞貧賤者難

爲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才而不用乃歎其
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
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想廉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
此身爲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謀舉吳賈充荀勗沮之
祜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立
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竒抱策而望朝奏夕召豈
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
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父失職又言人無常俗政有
治亂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爲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
殄人敗國齊段孝立有言持大兵如犖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
哉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其軍制
勝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今之用人類將家子或
死事孤兒進非幹略雖竭力盡誠不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
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馬隆

孟觀悉出貧賤而動伐甚高不聞其家世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握
士爲相蠻貊不廷擢校爲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
之士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其罰者刑之本禮崇則謀夫竭
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故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
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疆敵而薛仁貴郭
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寬政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
過此雖陛下顧收後効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人乎夫賞不勸謂
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臣誠疏賤干非其事豈欲間陛下君臣
生薄厚哉正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故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
今罰旣不行賞復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
實蓋忘大體之臣恐資勳庸竭府庫留意錐刀以爲益國所謂惜
毫釐失千里者也且黔首雖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虛
賞之格乎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旣不行勳亦淹廢歲
月紛淆眞僞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京師僞勳所由主司過也

其則不遠近在尚書省中然未聞斬一臺郎戮一今史使天下知之陛下何照遠而不照近哉神州化首文昌政本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言夫明鑑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爲諭貞觀中萬年尉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棄之都市後征高麗揔管張君乂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以爲僞勲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慈父多敗子嚴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恐陛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父斯日月一蝕也又今將吏貪暴所務口馬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氛瘴官軍遠入前無所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爲吐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肯前盡死而後進哉由殘迫其人非下所願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許敵能鬪富以智筭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橫尸蔽

野斂其頭顱以爲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鍾鼓望塵卻走何暇前隊
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
不數十萬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挂籍之口人稅
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大馬不爲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
隱不三年人閒畜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市之若王
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爲彊若一切使人乘之則市取其良
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兵之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授秘書省
正字直中書省仗內供奉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曰外以朕爲何
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
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額
已無及元忠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尚書郎徒
歎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遷殿中侍御史徐勣業舉兵詔元忠監
李孝逸軍至臨淮而偏將雷仁智爲賊敗孝逸懼其鋒按兵未敢
前元忠曰公以宗室將天下安危繫焉海內承平久聞狂狡竊發

皆傾耳翹心以待其誅今軍不進使遠近解情萬有一朝廷以他將代公且何辭孝逸然之乃部分進討時劼業保下阿谿弟劼猷屯淮陰咸請先擊下阿下阿敗淮陰自破今淮陰急劼業必救是敵在腹背也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阿利在一彼苟有負則大事去矣劼猷博徒不知戰且其兵寡易搖大軍臨之勢宜克劼業畏直擣江都必將邀我中路吾今乘勝進又以逸擊勞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禽今捨必禽之弱而趨難敵之彊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劼猷脫身遁遂進擊劼業平之還授司刑正遷洛陽令陷周興獄當死以平揚楚功得流歲餘爲御史中丞復爲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動前死者宗室子三十餘尸相枕藉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敕鳳閣舍人王隱客馳騎免死傳聲及于市諸囚歡叫元忠獨堅坐左右命起元忠曰未知實否旣而隱客至宣詔已乃徐謝亦不改容流費州復爲中丞歲餘陷侯思止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人多訟元忠者乃召復舊官因侍

宴武后曰卿累負謗鑠何邪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苟
須臣肉爲之羹耳彼將殺臣以求進臣顧何辜聖曆二年爲鳳閣
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俄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揔管以備
突厥遷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兼檢校洛州長史治號威明張易之
家奴暴百姓橫甚元忠管殺之權豪憚服俄爲隴右諸軍大使以
討吐蕃又爲靈武道行軍大揔管御史大夫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
然功而亦未嘗敗中宗在東宮爲檢校左庶子時二張勢傾朝廷
元忠嘗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
君側臣之罪也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忠與司禮丞
高戩謀挾太子爲耐久朋遂下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引元
忠等辨於廷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爲證說初僞許之至是迫使
言狀不應后又促之說曰臣不聞也易之等遽曰說與同逆說曩
嘗謂元忠爲伊周夫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此反狀明甚說曰
易之昌宗安知伊周臣乃能知之伊尹周公歷古以爲忠臣陛下

不遣學伊周將何效焉說又曰臣知附易之朝夕可宰相從元忠則族滅今不敢面欺懼元忠之寃后寤其讒然重違易之故貶元忠高要尉中宗復位召爲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不閱旬遷兵部尚書進侍中武后崩帝居喪軍國事委元忠裁可拜中書令封齊國公神龍二年爲尚書右僕射知兵部尚書當朝用事羣臣莫敢望謁告上冢詔宰相諸司長官祖道上東門賜錦袍給千騎四人侍賜銀千兩元忠到家於親戚無所賑施及還帝爲幸白馬寺迎勞之安樂公主私請廢太子求爲皇太女帝以問元忠元忠曰公主而爲皇太女駙馬都尉當何名主恚曰山東木彊安知禮阿母子尚爲天子我何嫌宮中謂武后爲阿母子故主稱之元忠固稱不可自是語塞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高幹書言其惡帝榜殺之後莫敢言王同皎謀誅三思不克反被族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傾望異幹正王室而稍憚權倖不能賞善罰惡譽望大減陳郡男子

表楚客者以書規之曰今皇帝新服厥德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因以布大化充古詔以正天下君侯安得事循默哉苟利社稷專之可也夫安天下者先正其本本正則天下固國之興亡繫焉太子天下本譬之大樹無本則枝葉零悴國無太子朝野不安儲君有次及之勢故師保教以君人之道用蘊崇其德所以重天下也今皇子既長未定嫡嗣是天下無本天下無本猶樹而亡根枝葉何以存乎願君侯以清宴之間言於上擇賢而立之此安天下之道曠而不置朝廷一失也女有內則男有外傳豈相濫哉幕府者丈夫之職今公主並開府置吏以女處男職所謂長陰抑陽也而望陰陽不愆風雨時若得乎此朝廷二失也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爲游食此朝廷三失也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夫代天非材不可也代非其人必失天意失天意而無患禍未之有也今倡優之輩因耳目之好遂授

以官非輕朝廷亂正法邪人君無私私恣害物私賞費財況私人以官乎此朝廷四失也賢者邦家之光任之致治棄之生亂近詔博求多士雖有好賢之名無得賢之實蓋有司選士非賄即勢上失天心下違人望非爲官擇吏乃爲人擇官葛洪有言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濁如泥高第賢良各如龜此朝廷五失也閹豎者給官掖掃除事古以奴隸畜之中古以來大道乖喪疏賢哲親近習乃委之以事授之以權故豎刁亂齊伊戾敗宋君側之人衆所畏懼所謂鷹頭之蠅廟垣之鼠者也後漢時用事尤甚晚節卒亂天下今大君中興獨有閹豎坐外班秩既無正闕率授員外乃盈千人綰青紫耗府藏前事之驗後事之師此朝廷六失也古者茅茨採椽以儉約遺子孫所以愛力也今公主所賞傾庫府所造皆官供其䟽築臺沼崇峙觀廡山無木石無近產造之終歲功用不絕夫爲君所以養人非以害人今外戚不助養而反害之是使人主受謗天下此朝廷七失也官以安人非以害于人也先王欲人治必

選材欲人安必省事此誠同天下憂也人有樂君共之君有樂人
慶之可謂同樂矣如此則上下無間而均一體也今天下困窮州
牧縣宰非以選進割剥自私人不聊生是下有憂而上不卹也而
更貪外置官非助桀黷夫人情自以貪外吏恐下不己畏也必峻
法懼之恐財不己奉也必枉道奪之欲不亂可得哉古語有之十
羊九牧羊旣不得食人亦不得息書曰官不必備惟其人此言正
貪猶難其備況貪之外乎此朝廷八失也政出多門大亂之漸近
封數夫人皆先帝宮嬪以爲備內職則不當知外不備內職則自
可處外而今出入禁掖使內言必出外言必入固將弄君之法縱
而不禁非所以重宗廟固國家孔子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
之謁可以死敗此朝廷九失也不以道事其君者所以危天下也
危天下之臣不可不逐安天下之臣不可不任今有引鬼神執左
道以惑主者託鬼神爲難知故致其詐而據非才之地食非德之
祿此國盜也傳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今幾聽於神乎此

朝廷十失也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元忠得書益慙以三思專權思有以誅之會節愍太子起兵與聞其謀太子已誅三思引兵走闕下元忠子太僕少卿昇遇於永安門太子脅使從戰已而被殺議者未辨逆順元忠誦言曰旣誅賊謝天下雖死鼎鑊所甘心惟皇太子段爲恨耳帝以其嘗有功且爲高宗武后素所禮置不問宗楚客紀處訥大怒固請夷其族不聽元忠不自安上政事及國封詔以特進齊國公致仕朝朔望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廷筠爲御史中丞暴奏反狀縣是貶渠州司馬楊再思李嶠皆希順楚客傳致元忠罪唯蕭至忠議當申宥之楚客復遣再思與冉祖雍奏元忠緣逆不宜處內地監察御史袁守一固請行誅遂貶務川尉守一又劾天后嘗不豫狄仁傑請陛下監國元忠止之此其逆久萌帝謂楊再思曰守一非是事君者一其心豈有上少疾遽異論哉朕未見元忠過也元忠至涪陵卒年七十餘景龍四年贈尚書左僕射齊國公本州刺史睿宗詔陪葬定陵以實封一百五十戶賜

其子晃開元六年謚曰貞元忠始名具宰以諸生見高宗高宗慰遣不知謝即出儀舉自安帝自送謂薛元超曰是子未習朝廷儀然名不虛謂真宰相也避武后母諱改今名

韋安石京兆萬年人曾祖孝寬爲周大司空鄭國公祖津隋大業末爲民部侍郎與元文都等留守洛拒李密戰上東門爲密禽後王世充殺文都而津獨免密敗復歸洛世充平高祖素與津善授諫議大夫檢校黃門侍郎陵州刺史卒父琬仕爲成州刺史安石舉明經調乾封尉雍州長史蘇良嗣器之永昌元年遷雍州司兵參軍良嗣當國謂安石曰大才當大用徒勞州縣可乎薦于武后擢膳部員外郎遷并州司馬有善政后手制勞問陟拜德鄭二州刺史安石性方重不苟言笑其政尚清嚴吏民尊畏久視中遷文昌右丞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仍侍讀尋知納言事時二張及武三思寵橫安石數折辱之會侍宴殿中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等賤類不當戲殿

上顧左右引出坐皆失色后以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鳳閣侍郎陸元方自以爲不及退告人曰韋公眞宰相后嘗幸興泰宮議趨疾道安石曰此道板築所成非自然之固千金子且誠垂堂况萬乘可輕乘危哉后爲回輦長安二年同鳳閣鸞臺三品俄又知納言檢校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神龍元年罷政事俄復同三品遷中書令兼相王府長史封鄖國公賜封三百戶加特進爲侍中中宗與韋后以正月望夜幸其第賚賜不貲帝嘗幸安樂公主池主請御船安石曰御輕舟乘不測非帝王事乃止睿宗立授太子少保改封鄖國復爲侍中中書令進開府儀同三司太平公主有異謀欲引安石數因其壻唐暄邀之拒不往帝一日召安石曰朝廷傾心東宮卿胡不察對曰太子仁孝天下所稱且有大功陛下今安得亡國語此必太平公主計也帝矍然曰卿勿言朕知之主竊聞乃構飛變欲訕之賴郭元振保護免遷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同三品俄罷政事留守東都會妻薛怨媚婢笞殺之爲御史中丞楊

茂謙所劾下遷蒲州刺史徙青州安石在蒲太常卿姜皎有所請
拒之皎弟晦爲中丞以安石昔相中宗受遺制而宗楚客韋溫擅
削相王輔政語安石無所建正諷侍御史洪子輿劾舉子輿以更
赦不從監察御史郭震奏之有詔與韋嗣立趙彥昭等皆貶安石
爲沔州別駕皎又奏安石護作定陵有所盜沒詔籍其贓安石歎
曰祇須我死乃已發憤卒年六十四開元十七年贈蒲州刺史天
寶初加贈左僕射郇國公諡文貞子陟斌

陟字殷卿與弟斌俱秀敏羣常童安石晚有子愛之神龍二年安
石爲中書令陟甫十歲授溫王府東閣祭酒朝散大夫風格方整
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知名士皆與游開元中居喪以父不得志
歿乃與斌杜門不出八年親友更往敦曉乃彊調爲洛陽令宋璟
見陟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累除吏部郎中中書令張九齡引
爲舍人與孫逖梁陟並司書命時號得才遷禮部侍郎陟於鑒裁
尤長故事取人以一日試爲高下陟許自通所工先就其能試之

已乃程考由是無遺材遷吏部侍郎選人多僞集與正調相冒陟有風米擿辨無不伏者黜正數百負銓綜號爲公平然任威嚴或至言詰議者些言其峻又自以門品可坐階三公居常簡貴視僚黨謦然其以道誼合雖後進布衣與均禮李林甫惡其名高恐逼已出爲襄陽太守徙河南採訪使以判官員錫善訊覆支使韋元甫工書奏時號貞推韋狀陟皆倚任之俄襲郇國公坐事貶守鍾離義陽後爲河東太守以失職內怏怏乃毀廉隅頗餉謝權倖欲自結天寶十二載入考華清宮楊國忠忌其才謂拾遺吳彤之曰子能發陟罪乎吾以御史相處易之乃劾陟饋遺事國忠又使甥壻韋元志左驗陟惶悸賂吉溫求拯由是俱得罪陟貶桂嶺尉坐不行徙平樂會安祿山陷洛陽弟斌沒賊國忠欲構陟與賊通密諭守吏令脅陟使憂死州豪桀共說曰昔張說被竄匿陳氏以免今若詔書下誰敢庇公願公乘扁舟遁去事寧乃出不亦美乎陟慨然曰命當爾其敢逃刑因謝遣堅卧不出歲餘肅宗即位起爲吳

郡太守使者趣追未至會永王兵起委陟招諭乃授御史大夫江東節度使與高適來瑒會安州陟曰今中原未平江淮騷離若不齎盟質信以示四方知吾等協心戮力則無以成功乃推瑒爲地主爲載書登壇曰淮西節度使瑒江東節度使陟淮南節度使適銜國威命糾合三垂翦除兇慝好惡同之母有異志有渝此盟墜命亡族罔克生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神實鑒斯言辭旨慷慨士皆隕泣永王敗帝趣陟赴鳳翔初季廣琛從永王亂非其本謀陟表廣琛爲歷陽太守尉安之至是恐廣琛有後變乃馳往諭詔恩釋其疑而後趣召帝雅聞陟名欲倚以相及是遷延疑有顧望意止除御史大夫會杜甫論房琯詞意迂慢帝令陟與崔光遠顏真卿按之陟奏甫言雖狂不失諫臣體帝繇是疏之富平人將軍王去榮殺其縣令帝將宥之陟曰昔漢高帝約法殺人者死今陛下殺人者生恐非所宜時朝廷尚新羣臣班殿中有相弔哭者帝以陟不任職用顏真卿代之更拜吏部尚書久之宗人代墓柏坐不相教

貶絳州刺史還授太常卿呂誼入輔薦爲禮部尚書東京留守史
思明逼伊洛李光弼議守河陽陟率東京官屬入關避之詔授吏
部尚書令就保永樂以圖收復卒年六十五贈荊州大都督陟早
有名而爲林甫國忠擯廢及肅宗擇相自謂必得以後至不用任
事者皆新進望風憚之多言其驕倨及入關又不許至京師鬱鬱
不得志成疾且卒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性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闔
童列左右常數十侔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箸擇膏腴地執穀麥以
鳥羽擇米每食視庖中所棄其直猶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
陸曾不下筋常以五采牋爲書記使侍妾主之其裁答受意而已
皆有楷法陟唯署名自謂所書陟字若五朵雲時人慕之號郇公
五雲體然家法脩整教子允就學夜分視之見其勤旦日問安色
必怡稍怠則立堂下不與語雖家僮數十然應門賓客必允主之
永泰元年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程皓議論忠孝顏真卿以爲
許國養親不兩立不當合二行爲論主客員外郎歸崇敬亦駁

正之右僕射郭英乂無學術卒用太常議云

斌父爲相時授太子通事舍人少脩整好文藝容止嚴峭有大臣體與陟齊名開元中薛王業以女妻之遷祕書丞天寶中爲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士改太常少卿李林甫構韋堅獄斌以宗累貶巴陵太守移臨汝父之拜銀青光祿大夫列五品時陟守河東而從兄由爲右金吾衛將軍紹爲太子少師四第同時列戟衣冠罕比者祿山陷洛陽斌爲賊得署以黃門侍郎憂憤卒乾元元年贈祕書監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咲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韡亦不失恭子況少隱王屋山孔述睿稱之及述睿以諫議大夫召薦況爲右拾遺不拜未幾以起居郎召半歲輒棄官去徙家龍門除司封員外郎稱疾固辭元和初授諫議大夫勉諭到職數月乞骸骨以太子左庶子致仕卒況雖世貴而志冲遠不爲聲利所遷當時重其風操

叔夏安石兄通禮家學叔父太子詹事琨嘗曰而能繼漢丞相業

矣擢明經第歷太常博士高宗崩卹禮亡缺叔夏與中書舍人賈大隱博士裴守貞議定其制擢春官員外郎武后拜洛享明堂凡所公改皆叔夏祝欽明郭山惲等所裁討每立一議衆咨服之累遷成均司業后又詔五禮儀物司禮博士有所脩革須叔夏欽明等評處然後以聞進位春官侍郎中宗復位轉太常少卿爲建立廟社使進銀青光祿大夫累封沛郡公國子祭酒卒贈兗州都督脩文館學士諡曰文子紹

紹開元時歷集賢脩撰光祿卿遷太常唐興禮文雖具然制度時時繆缺不倫至顯慶中許敬宗建言邊豆以多爲貴宗廟乃踰于天請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大祀中祀簠簋盞俎皆一小祀無甞詔可二十三年赦令以邊豆之薦未能備物宜詔禮官學士共議以聞紹請宗廟邊豆皆加十二又言郊奠爵容止一合容小則陋宜增大之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議曰禮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無限故

爲之節使物有品器有數貴賤差降不得相越周制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五豆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壺而以四簋四豆供祭祀此祀與賓客豐省不得同舊矣且嗜好燕私之饌與時而遷故聖人約以禮雖平生所嗜非禮則不薦所惡是禮則不去屈建命去祥祭之芟曰祭典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此則禮外之食前古不薦今欲以甘旨肥濃皆充於祭苟踰舊制其何極焉雖簋豆有加不能備也若曰以今之珍生所嗜愛求神無方是簋豆可去而盤盂栴栳當御矣詔護可抵而筮篋笙笛應奏矣且自漢以來陵有寢宮歲時朝望薦以常饌固可盡孝子之心至宗廟法享不可變古從俗有司所承升爵五升散禮凡宗廟貴者以爵賤者以散此貴小賤大以示節儉請如故太子賓客崔沔曰古者有所飲食必先嚴獻未火化則有毛血之薦未麴蘗則有玄酒之奠至後王作酒醴用犧牲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然神尚立可存而不可測也祭主敬可備而不可廢也蓋薦貴新

味不尚褻雖曰備物猶有節制存焉鉶沮邊豆簠簋尊罍周人時饌也其用通於燕享賓客周公乃與毛血玄酒共薦晉中郎盧諶家祭皆晉日食則當時之食不可闕於祀已唐家清廟時享禮饌備進周法也園寢上食時膳具陳漢法也職貢助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所入蒐田親發所中皆因宜以薦薦而後食則濃腴鮮美盡在矣又刺有司著于今不必加籩豆之數也大凡祭器視物所宜故大羹古饌也盛以甗甗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以鉶鉶時器也有古饌而用時器者則毛血于盤玄酒于尊未有進時饌用古器者古質而今文有所不稱也雖加籩豆十二未足盡天下之美而措諸廟徒以近侈而見訾抵臣聞墨家者流出於清廟是廟貴儉不尚奢也禮部員外郎楊仲昌戶部郎中陽伯成左衛兵曹參軍劉袞等請如舊禮便宰相白奏玄宗曰朕承祖宗休德享祀粢盛實貴豈繫有如不應於法亦不敢用乃詔太常擇品味可增者稍加焉縉又請室加籩豆各六每四時以新果

珍饗其實之制可又詔獻爵視藥升所容以合古二十三年詔書服紀所未通者令禮官學士詳議綰上言禮喪服舅總麻三月從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名加也而堂姨舅母恩所不及焉外祖父母小功五月傳曰何以小功以尊加也舅總麻三月皆情親而屬疏也外祖正尊服同從母姨舅一等而有輕重堂姨舅親未疏不相爲服親舅母不如同褻其亦古意有所未暢且外祖小功此爲正尊請進至大功姨舅齊親服宜等請進舅至小功堂姨舅以疏降親舅從母一等親舅母古未有服請從祖免於是韋述議曰自高祖至玄孫并身謂之九族由近及遠差其輕重遂爲五服傳曰外親服皆總鄭玄曰外親之服異姓正服不過總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加舅甥外孫中外昆弟皆總以匹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者有以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則父母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大夫則知尊祖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始祖聖人究天道厚祖禰繫姓族

親子孫則母黨之於本族不同明甚家無二尊喪無二斬人之所奉不可貳也爲人後降其父母喪女子嫁殺其家之喪所存者遠抑者私也若外祖及舅加一等而堂舅及姨著服則中外其別幾何且五服有上殺之義伯叔父母服大功從父昆弟亦大功以其出於祖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以其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曾祖也族祖祖父母族祖父母族昆弟皆緦以其出於高祖服不得過高祖也堂姨舅出外曾祖若爲之服則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祖父母亦可制服矣外祖至大功則外曾祖小功外高祖緦推而廣之與本族無異棄親錄疏不可謂順且服皆有報則堂甥外曾孫姪女之子皆當服聖人豈薄其骨肉恩愛哉蓋本於公者末於私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則可減也如是禮可墮矣請如古便楊仲昌又言舅服小功魏徵嘗進之矣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堂舅堂姨舅母皆升袒免則外祖父母進至大功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而報以大功則本宗之庶孫

用何等邪帝手敕曰朕謂親姨舅服小功則舅母於舅有三年之喪不得全降於舅宜服總堂姨舅古未有服朕思睦厚九族宜袒免古有同襲總若比堂姨舅於同襲不已厚乎傳曰外親服皆總是亦不隔堂姨舅也若謂所服不得過本而復爲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父母制服亦何傷皆親親敦本意也侍中裴耀卿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奏言外服無降甥爲舅母服舅母亦報之夫之甥旣報則夫之姨舅又當服恐所引益疏臣等愚皆所不及詔曰從服六此其一也降殺於禮無文皆自身率親爲之數姨舅屬近以親言之亦姑伯之匹可曰所引疏耶婦人從夫者也夫於姨舅旣服矣從夫而服是謂睦親卿等宜熟計耀卿等奏言舅母總堂姨舅袒免請準制曰自我爲古罷諸儒議制曰可初帝詔歲率公卿迎氣東郊至三時常以孟月讀時令於正寢二十六年詔緇月奏令一篇朔日於宣政側設榻東向置案緇坐讀之諸司官長悉外殿坐聽歲餘罷高宗上元三年將祫享議者以禮緯三年

裕五年禘公羊家五年再殷祭二家舛互諸儒莫能使太學博士
史立瓌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之二年八月丁卯大
享公羊曰禘也則三年喪畢新君之二年當禘明年當禘羣廟又
宣公八年禘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距前禘五年此則新
君之二年禘三年禘爾後五年再殷祭則六年當禘八年禘昭公
十年齊歸薨十三年喪畢當禘爲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
裕十五年禘傳曰有事於武宮是也至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
年禘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宮是也則禘後三年
而禘又二年而禘合於禮議遂定後睿宗喪畢禘於廟至開元二
十七年禘祭五禘祭七是歲縉奏四月嘗已禘孟冬又禘祀禮叢
數請以夏禘爲大祭之源自是相循五年再祭矣縉終太子少師
抗者安石從父兄子弱冠舉明經累官吏部郎中景雲初爲永昌
令輦轂繁要抗不事威刑而治前令無及者遷右御史臺中丞邑
民詣闕留不聽乃立碑著其惠開元三年自太子左庶子爲益州

大都督府長史授黃門侍郎河曲胡康待賓叛詔持節慰撫抗於武略非所長稱疾逗留不及賊而返俄代王暉為御史大夫兼按察京畿畿弟拯方為萬年令兄弟領本部時以為榮坐薦御史非其人授安州都督改蒲州刺史入為大理卿進刑部尚書分掌吏部選卒抗歷職以清儉不治產及終無以葬玄宗聞之特給棹車贈太子少傅諡曰貞所表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王倕華原尉王肅皆為僚屬後皆為顯人昇卿涉學工書於八分尤工歷廣州都督書東封朝觀碑為時絕筆倕累遷河西節度使天寶中功聞于邊它所辟舉如王維王縉崔殷等皆一時選云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須髯少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曾有縷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等嘆駭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使使氣撥去小節嘗盜鑄及掠賣部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為召欲詰既

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貝劄篇后覽喜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鎧曹參軍進奉宸監丞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曰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所患唯吐蕃與默啜耳今皆和附是將大利於中國也若圖之不審害且隨之欽陵欲裂十姓地解四鎮兵此動靜之機不可輕也若直遏其意恐邊患必甚於前宜以策緩之使其和望勿絕而惡不得萌固當取捨審也夫患在外者十姓四鎮是也患在內者甘涼瓜肅是也關隴屯戍向三十年力用困竭脫甘涼有一日警豈堪廣調發耶善爲國者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然後安平可保欽陵以四鎮近已畏我侵掠此吐蕃之要然青海吐渾密邈蘭鄯易爲我患亦國家之要今宜報欽陵曰四鎮本扼諸蕃走集以分其力使不得併兵東侵今委之則蕃力益彊易以擾動保後無東意當以吐渾諸部青海故地歸於我則俟斤部落還吐蕃矣此足杜欽陵口而和議未絕且四鎮久附其

倚國之心豈與吐蕃等今未知利害情實而分裂之恐傷諸國意
非制御之筭后從之又言吐蕃倦徭戍久矣咸願解和以欽陵欲
裂四鎮專制其國故未歸款陛下誠能歲發和親使而欽陵常不
從則其下必怨設欲大舉固不能斯離間之漸也后然其計後數
年吐蕃君臣相猜攜卒誅欽陵而其弟贊婆等來降因詔元振與
河源軍大使夫蒙令卿率騎往迎授主客郎中久之突厥吐蕃聯
兵寇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遽至因輟樂拜元振爲涼州都督
即遣之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必傳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
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
虜真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盡水陸之利和收豐衍舊涼
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且至匹縑易數十斛支廩十年牛羊被
野治涼五歲善撫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
生祠揭碑頌德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
質勒部落盛彊款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

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營爲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至其帳脩弔贈禮哭甚哀爲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制詔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閒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略使周以悌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羈旅胡人耳何以自全乃教以重寶賂宰相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旣得復讎部落更存闕啜然之即勒兵擊于闐坎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閒道齎黃金分遺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謀元振知之上疏曰國家往不與吐蕃十姓四鎮而不擾邊者蓋其諸豪泥婆

羅等屬國自有攜貳故焚普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競
立將相爭權自相剪屠士畜疲癯財力困窮顧人事天時兩不諧
契所以屈志於漢非實忘十姓四鎮也如其有力後且必爭今忠
節忽國家大計欲爲吐蕃鄉導主四鎮危機恐從此啓吐蕃得
志忠節亦當在賊掌股若爲復得事我哉往吐蕃於國無有恩力
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効力樹恩則請分于闐疏勒者欲何理抑
之且其國諸蠻及婆羅門方自嫌阻藉令求我助討者亦何以拒
之是以古之賢人不願夷狄妄惠非不欲其力懼後求無厭益生
中國事也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不見其便又請阿史那獻者豈
非以可汗子孫能招綏十姓乎且斛瑟羅及懷道與獻父元慶叔
僕羅兄倭子俱可汗子孫也往四鎮以他匄十姓之亂請元慶爲
可汗卒亦不能招來而元慶沒賊四鎮淪陷忠節亦嘗請以斛瑟羅
及懷道爲可汗矣十姓未附而碎葉幾危又吐蕃亦嘗以倭子僕
羅并拔布爲可汗矣亦不能得十姓而皆自亡滅此非它其子孫

無惠下之才恩義素絕故也豈止不能招懷且復爲四鎮患則冊
可汗子孫其效固試矣獻又遠於其父兄人心何繇即附若兵力
足取十姓不必要須可汗子孫也又請以郭虔瓘蒐兵稅馬於拔
汗那往虔瓘已嘗與忠節擅入其國臣時在疏勒不聞得一甲一
馬而拔汗那挾忿侵擾南導吐蕃將倭子以擾四鎮且虔瓘往至
拔汗那國四面無助若履虛邑猶引倭子爲敝況今北有娑葛知
虔瓘之西必引以相援拔汗那倚堅城而抗于內突厥邀伺于外
虔瓘等豈能復如往年得安易之幸哉疏奏不省楚安等因建遣
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
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召吐蕃併力擊娑葛娑
葛之使娑臘知楚客謀馳報之娑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撥換馬耆
疏勒各五千騎於是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曹謩葛兵奄至禽
闕啜殺嘉賓又殺呂守素於僻城牛師獎於火燒城遂陷安西四
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

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婁葛娑葛遺元振書且
言無仇于唐而楚客等受闕啖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鬪且
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
使子鴻聞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
赦娑葛娑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幣面哭送者旌節
下玉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具壺漿歡迎都督嗟歎以聞
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先天元
年爲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城兵得保頓明年以兵部尚
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
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昔乃休進封
代國公實封四百戶賜一子官物千段俄又兼御史大夫復爲朔
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旣三令帝親鼓之元
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坐壽露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
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

功起爲饒州司馬快快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年贈太子少保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書人莫見其喜愠建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殿自朝還對親欣欣退就室儼如也距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唯元振云

贊曰魏韋皆感旣而奮似矣及在昏上側臣間臨機會不一引手堪姦邪之謀誠可鄙哉至孽后黜主以烝譖撼宗社亦不肯從也古所謂具臣者諒乎元振功顯節完一跌未復世恨其蚤歿云

魏韋郭列傳第四十七



李蕭盧韋趙和列傳第四十八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

敕撰

李嶠字巨山趙州贊皇人早孤事母孝爲兒時夢人遺書自是
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二十擢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
制策甲科遷長安時畿尉名文章者駱賓王劉光業嶠最少與等
夷授監察御史高宗擊豈巖二州叛獠詔監其軍嶠入洞喻降之
由是罷兵稍遷給事中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真裴宣禮等獄
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
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與二人列其
枉忤武后旨出爲潤州司馬又乃召爲鳳閣舍人文冊大號今多
主爲之初置右御史臺祭州縣吏善惡風俗得失嶠上疏曰禁網
上疎法象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疏則所羅廣而不苛碎伏
見垂拱時諸道巡察使科條四十有四至別敕今又三十二而使以

三月出盡十一月奏事每道所察更多者二千少亦千計要在品覈才行而褒貶之今期會迫促奔逐不暇欲望詳究所能不亦艱哉此非墮於職才有限力不逮耳臣願量其功程以爲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得失可以精覈矣又言今所察按準漢六條而推廣之則無不包矣烏在多張事目也且朝廷萬機非無事而機事之動常在四方故出使者冠蓋相望今已置使則外州之事悉得專之傳驛減矣請率十州置一御史以其歲爲之限容其身到屬縣過閭里督察茲訛采風俗然後可課其成功且御史出入天禁勵已自脩比他吏相百也按劾回庸糾擿隱欺比他吏相十也陛下誠用臣言妙擇能者委之莫不盡力効死矣武后善之下制析天下爲二十道擇堪使者爲衆議沮止俄知天官侍郎事進麟臺少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遷鸞臺侍郎會張錫輔政嶠其出也罷爲成均祭酒俄檢校文昌左丞留守東都長安三年以本官復爲平章事知納言遷內史嶠辭劇復爲成均祭酒平章事

武后將建大像於白司馬坂嶠諫造像雖俾浮屠輸錢然非州縣承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臣計天下編戶貧弱者衆有賣舍帖田供王役者今造像錢積十七萬緡若頒之窮人家給千錢則紓十七萬戶飢寒之苦德無窮矣不納張易之敗坐附會貶豫州刺史未行改通州數月以吏部侍郎召俄遷尚書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中書令嶠在吏部時隍欲藉時望復宰相乃奏置貢外官數千旣吏衆猥府庫虛耗乃上書歸咎于時因蓋向非曰元首之尊居有重門擊柝之衛出有清警戒道之禁所以備非常息異望誠不可易舉動慢防閑也陛下厭崇邃輕尊嚴微服潛游閱塵過市行路私議朝廷驚懼如禍產意外縱不自惜太宗廟蒼生何又分職建官不可以濫傳曰官不必備惟其人自帝室中興以不慎爵賞爲惠冒級躡階朝陞夕改正闕不給加以貢外內則府庫爲殫外則黎庶蒙害非求賢助治之道也願愛恠班榮息匪服之議今文武六十以上而天造含容皆矜恤之老病者已解還授

貧外者既遣復留忍非所以消敝救時也請敕有司料其可用進
不可用退又遠方夷人不堪治事國家向務撫納而官之非立功
酋長類糜俸祿願商度非要者一切放還又易稱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今百姓受害不安告處不可以守位倉儲蕩耗財
力傾殫不足以聚人山東病水潦江左困輸轉國匱於上人窮於
下如今邊場少竦恐通亡遂多盜賊羣行何財召募何衆閑遏乎
又崇作寺觀功費浩廣今山東歲饑糟糠不厭而投艱阨之會收
庸調之半用吁嗟之物以榮土木恐怨結三靈謗蒙四海又比緣
征戎巧詐百情破役隱身規脫租賦今道人私度者幾數十萬其
中高戶多丁黠商大賈詭作臺榭以羣名僞度且國計軍防並仰丁
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又重賂貴近補府
若史移沒籍產以州縣甲等更爲下戶當道城鎮至無捉驛者役
逮小弱即破其家願許十道使訪察括取使姦猾不得而隱又太
常樂戶已多復求訪散樂獨持大鼓者已二萬貧願量留之餘勒

還籍以杜妄費中宗以嶠身宰相乃自陳失政丐罷官無所嫁非
手詔詰讓嶠惶恐復視事三年加脩文館大學士封趙國公以特
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罷政事下除懷州刺史致仕初中宗
崩嶠嘗密請相王諸子不宜留京師及玄宗嗣位獲其表宮中或
請誅之張說曰嶠誠情逆順然爲當時謀吠非其主不可追罪天
子亦顧數更赦遂免貶滁州別駕聽隨子虔州刺史暢之官改廬
州別駕卒年七十嶠富才思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武后時汜水獲
瑞石嶠爲御史上皇符一篇爲世譏薄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
接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爲文章宿老一時學者取
法焉

蕭至忠沂州永人相德言爲祕書少監至忠少與友期諸路會雨
雪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卒友至乃去衆歎服仕
爲伊闕洛陽尉遷監察御史劾奏鳳閣侍郎蘇味道贓貪起拜吏
部員外郎至忠長擊斷譽聞當時中宗神龍初爲御史中丞始至

忠爲御史而李承嘉爲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即劾大夫者又誰白哉承嘉慙至是承嘉爲戶部尚書至忠劾祝欽明竇希玠與承嘉等罪百寮震悚遷吏部侍郎猶兼中丞節愍太子以兵誅武三思而敗宗楚客等諗侍御史冉祖雍上變言相王與太子謀帝欲按之至忠泣曰王者天后欲以相王爲太子而王不食累日獨請迎陛下其讓德天下莫不聞陛下貴爲天子不能容一弟受人羅織耶竊爲陛下不取帝納其言上尋授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疏陳時政曰求治之道首于用賢苟非其才則官曠官曠則事廢事廢則人殘歷代所以陵遲者此也今授職用人多因貴要爲粉飾上下相蒙苟得爲是夫官爵公器也恩倖私惠也王者正可金帛富之梁肉食之以存私澤也若公哭而私用之則公義不行而勞人解體私謁開而正言塞日朘月削卒見凋弊今列位已廣冗員復倍陛下

降不皆之澤近戚有無辜之請臺閣之內朱紫充滿官秩益輕恩賞彌數才者不用用者不才故人不効力官匪其人欲求治固難矣又宰相要官子弟多居美爵並宰相藝而更相諉託詩云私人之子百寮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韜韜佩璆不以其長此言王政不平而衆官廢職私家子列試榮班徒長其佩爾臣願陛下愛惜爵賞官無虛授進大雅以樞近退小人於閑左使政令惟一私不害公則天下幸甚且貞觀故事宰相子弟多居外職非直抑彊宗亦以擇賢才爾請自宰相及諸司長官子弟並授外官共寧百姓表裏相統帝不納俄爲侍中中書令時楚客懷女嬃植黨而臺巨源楊再思李嶠務自安無所弼正至忠介其間獨不詭隨時望翁然歸重帝亦曰宰相中至忠最憐我韋后嘗爲其弟洵與至忠殤女具婚至忠又以女妻后舅崔從禮子無詖兩家合禮帝主蕭后主崔時謂天子嫁女皇后娶婦唐隆元年以后黨應坐而太平公主爲言出爲晉州刺史治有名默啜遣大臣來朝見至忠風采浚

巡畏俯謂人曰是宜相天子何乃居外乎太平寢用事至忠乃自附納且丐還主以至忠子任千牛死韋氏難意怨望易動能助已請于帝拜刑部尚書復爲中書令封鄴國公乃參主逆謀先天二年主敗至忠遁入南山數日捕誅之籍其家至忠始在朝有風望容止閑敏見推爲名臣外方直糾擿不法而內無守觀時輕重而去就之始爲御史桓彥範等頗引重五王失政更因武三思得中承附安樂公主爲宰相及韋氏敗遽發韋洵龍持其女柩歸後依太平復當國嘗出主第遇宋璟璟戲曰非所望於蕭傳至忠曰善乎宋生之言然不能自返也姊嫁蔣欽緒欽緒每戒之至忠不聽歎曰九世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已不喜接賓客以簡儉自高故生平奉賜無所遺施及籍沒珍寶不可計然玄宗賢其爲人後得源乾曜亟用之謂高力士曰若知吾進乾曜遽乎吾以其貌言似蕭至忠力士曰彼不嘗負陛下乎帝曰至忠誠國器但晚謬爾其始不謂之賢哉第元嘉工部侍郎廣微工部員外郎

盧藏用字子潛幽州范陽人父珣魏州長史號才吏藏用能屬文
舉進士不得調與兄徵明偕隱終南少室二山學練氣爲辟穀登
衡廬彷徨岷峨與陳子昂趙貞固友善長安中召授左拾遺武后
作興泰宮於萬安山上疏諫曰陛下離宮別觀固多矣又窮人力
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爲不愛人而奉己也且頃歲穀雖頗
登而百姓未有儲陛下巡幸訖靡休息斤斧之役歲月不空不因
此時施德布化而又廣宮苑臣恐下未易堪今左右近臣以諛意
爲忠犯忤爲患至令陛下不知百姓失業百姓亦不知左右傷陛
下之仁也忠臣不避誅震以納君於仁明主不惡切詆以趨名于
後陛下誠能發明制以勞人爲辭則天下必以爲愛力而苦己也
不然下臣此章得與執事者共議不從姚元崇持節靈武道奏爲
管記還應縣令舉甲科爲濟陽令神龍中累擢中書舍人數糾駁
僞官歷吏部黃門侍郎脩文館學士坐親累降工部侍郎進尚書
右丞附太平公主主誅玄宗欲捕斬藏用顧未執政意解乃流新

州或告謀反推無狀詠驩州會交趾叛藏用有捍禦勞改昭州司戶參軍遷黔州長史判都督事卒于始興藏用善著龜九宮術工草隸大小篆八分善琴弈思精遠士貴其多能嘗以俗徇陰陽拘畏乖至理泥變通有國者所不宜專謂天道從人者也古爲政者刑獄不濫則人壽賦斂省則人富法令有常則邦寧賞罰中則兵彊禮者士所歸賞者士所死禮賞不倦則士爭先否者雖換時行罰消日出號無成功矣故任賢使能不時日而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古養勞貴功不禱祠而福乃爲析滯論以暢其方世謂知言子昂貞固前死藏用撫其孤有恩人稱能終始交始隱山中時有意當世人目爲隨駕隱士晚乃徇權利務爲驕縱素節盡矣司馬承禎嘗召至闕下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嘉處承禎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藏用慙無子弟若虛多才博物隴西辛怡諫爲職方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鼯鼠豹文而形小一坐驚服終起

居郎集賢院學士

韋巨源與安石同系後周京兆尹摠曾孫祖貞伯襲郎國公入隋改舒國巨源有吏幹武后時累遷夏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其治委碎無大體句校省中遺隱下符斂克不少蠲雖收其利然下所怨苦坐李昭德累貶麟州刺史累拜地官尚書神龍初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要官缺執政以次用其親巨源秉筆當除十人楊再思得其一試問餘授皆諸宰相近屬再思喟然曰吾等誠負天下巨源曰時當爾耳是時雖賢有德終莫得進士大夫莫不解體會安石爲中書令避親罷政事尋遷侍中舒國公韋后與敘昆弟附屬籍武三思封戶在貝州屬大水刺史宋璟議免其租巨源以爲蠶桑可輸繇是河朔人多流徙者景龍二年韋后自言衣笥有五色雲巨源倡其僞勸中宗宣布天下帝從其言因是大赦巨源見帝昏惑乃與宗楚客鄭愔趙延禧等推戴祥妖陰道韋氏行武后故事俄遷尚書左僕射仍知政事帝方南郊巨源

請后爲亞獻而自爲終獻及臨淄王平諸韋家人請避之巨源曰
吾大臣無容見難不赴出都街亂兵殺之年八十睿宗立贈特進
荊州大都督博士李處直請謚爲昭戶部員外郎李邕以巨源附
武三思爲相託韋后親屬論昭爲非處直執不改邕列陳其惡不
見用然世皆直邕韋氏自安石及武后時宰相待價巨源皆近親
其族至大官者又數十人

趙彥昭字奐然甘州張掖人父武孟少游獵以所獲饋其母母泣
曰汝不好書而敖蕩吾安望哉不爲食武孟感激遂力學淹該書
記自長安丞爲右臺侍御史著河西人物志十篇彥昭少豪邁風
骨秀爽及進士第調爲南部尉與郭元振薛稷蕭至忠善自新豐
丞爲左臺監察御史景龍中累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金城公主嫁吐蕃始以紀處訥爲使處訥辭乃授彥昭彥昭顧已
處外恐權寵奪移不悅司農卿趙履溫曰公天宰而爲一介使不
亦鄙乎彥昭問計安出履溫乃爲請安樂公主留之遂以將軍楊

矩代睿宗立出爲宋州刺史坐累貶歸州俄授涼州都督爲政嚴下皆股慄入爲吏部侍郎持節按邊遷御史大夫蕭至忠等誅郭元振張說言彥昭與祕謀改刑部尚書封耿國公實封百戶彥昭本以權幸進中宗時有巫趙挾鬼道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嘗衣婦服乘車與妻偕謁其得宰相巫力也於是殿中侍御史郭震劾暴舊惡會姚崇執政惡其爲人貶江州別駕卒

和逢堯岐州岐山人武后時負鼎詣闕下上書自言願助天子和飪百度有司讓曰昔桀不道伊尹負鼎于湯今天子聖明百司以和尚何所調逢堯不能荅流莊州十餘年乃舉進士高第累擢監察御史突厥默啜請尚公主逢堯以御史中丞攝鴻臚卿報可默啜遣貴近頡利來曰詔送金鏤具鞍乃塗金非天子意使者不可信雖得公主猶非實請罷和親欲馳去左右色動逢堯呼曰我大國使不受我辭可輒去乃牽持其人謂曰漢法重女婚而送鞍具欲安且久不以金爲貴可汗乃貪金而不貴信邪默啜聞曰漢使

至吾國衆矣斯食鐵石人不可易因備禮以見逢堯說之曰天子
昔爲單于都護思與可汗通舊好可汗當嚮風慕義襲冠冕取
重諸蕃默啜信之爲斂髮紫衣南面再拜稱臣遣子入朝逢堯以
使有指擢戶部侍郎坐善太平公主斥卽州司馬終柘州刺史逢
堯談詭當大事敢徼福故卒以附麗廢然唐興奉使者稱逢堯
賛曰異哉立宗之器蕭至忠也不亦惑乎至忠本非賢而寄賢以
奸利失之則邀利以喪賢姻嬖后挾寵主取宰相謀間王室身誅家
破遺臭無窮而帝以乾曜似之遽使當國是帝舉不知至忠之不
可用又不知乾曜之所可用也或稱帝不以罪掩才益可怪嘆嗚呼
力士誠腐夫庸人不能發擢天子之迷若曰至忠賢於初固不繆於
末旣繆於末果不賢於初惟陛下圖之如是帝且悞往失而精來鑒
已其後相李林甫將安祿山皆基于不明身播岷陬信自取之歟

李蕭盧盧韋趙和列傳第四十八

姚宋列傳第四十九

唐書二百二十四

端獻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讀史高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直學士

祁奉

敕撰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父懿字善懿貞觀中爲雋州都督贈幽州大都督諡文獻崇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仕爲孝節挽郎舉下筆成章授濮州司倉參軍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擢叢進崇奏使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往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枉更畀近臣臨問皆得其手牒不冤朕無所疑即可其奏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死得無冤邪崇曰自垂拱後被告者類自誣當是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如張虔勗李安靜等皆是也今賴天之靈發寤陛下凶豎殲夷朝廷又安臣以一門百口保内外官無復反者陛下以告牒置弗推後若

反有端臣請坐知而不告后悅曰前宰相務順可陷我爲淫刑主
聞公之言乃得朕心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遷鳳閣侍郎俄兼相王府長史以母老納政歸侍乃詔以相王府
長史侍疾月餘復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崇建言臣事相
王而夏官本兵臣非惜死恐不益王乃詔改春官張易之私有請
於崇崇不納易之譖於后降司僕卿猶同鳳閣鸞臺三品出爲靈
武道大摠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屯所還遂參計議以功
封梁縣侯實封二百戶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起居王公更相
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由此始崇曰比與
討逆不足以語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
罪甘心焉俄爲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歷宋常越許四
州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玄宗在東宮
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閑廐禁兵崇與宋璟建請主就
東都出諸王爲刺史以壹人心帝以謂主主怒太子懼上疏以崇

等其間王室請加罪貶爲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揚州長史政
條簡肅人爲紀德于碑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武新豐故
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
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
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憬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
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而猶能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
帝歡甚旣罷乃咨天下事袞袞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
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
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
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
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主倭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
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官豎不
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浸亦爲之臣願租賦
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茱雜臣請戚屬不任臺

省可乎先朝繫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
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
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
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閭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
戒爲萬代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固辭實封乃停舊食賜新
封百戶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溫戶彊丁因避賦役至是崇建言
佛不在外悟之于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
以沮具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僞濫髮而農者餘萬三千人崇嘗
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不主其語崇懼再三言之卒不荅崇
趨出內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位宜與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
下不應非虛懷納誨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
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聞乃安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
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捕崇奏詩云秉彼

蝨賊付昇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蟊以及
蝨賊此除蝗誼也且蝗畏人易驅又田皆有主使自救其地必不
憚勤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壓蝗乃可盡古有討除不勝者特
人不用命耳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
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拒御史不應命
崇移書諄之曰聰僞主德不勝秋今秋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
境謂脩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忍而不救因以無
年刺史其謂何若水懼乃縱捕得蝗十四萬石時議者喧譁帝疑
復以問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
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
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且河南河北家無宿藏
一不獲則流離安危繫之且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
帝然之黃門監盧懷慎曰凡天災安可以人力制也且殺蟲多必
戾和氣願公思之崇曰昔楚王吞蛭而厥疾瘳叔敖斷蛇福乃降

今蝗幸可驅若縱之穀且盡如百姓何殺蟲救人禍歸於崇不以
諉公也蝗害訖息於是帝方躬萬機朝夕詢逮它宰相畏帝威決
皆謙憚唯獨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第賒僻因近舍客廬會懷慎
卒崇病瘕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
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乾曜謝其未也乃已帝
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日遣問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
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久之紫微史
趙誨受夷人賕當死崇素親倚署奏營減帝不悅時曲赦京師惟
誨不原崇惶懼上還宰政引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
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宰相宋璟蘇頌同對曰三年
之喪未終不可以行幸壞壓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
脩德以答至譴帝以問崇對曰臣聞隋取符堅故殿以營廟而唐
因之且山有朽壤乃崩況木積年而木自當蠹乎但壞與行會不
緣行而壞且陛下以關中無年輸餉告勞因以幸東都所以爲人

不爲已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駕如行期舊廟難復完蓋奉
神主舍太極殿更作新廟申誠奉大孝之德也帝曰卿言正契朕
意賜絹二百匹詔所司如崇言天子遂東因詔五日一參入閣供
奉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贈揚州大都督
謚曰文獻十七年追贈太子太保崇析貲產令諸子各有定分治
令曰比見達官之裔多貧困至銖尺是競無論曲直均受嗤詆田
宅水磴旣共有之至相推倚以頓廢陸賈石苞古達者也亦先有
定分以絕後爭昔楊震趙咨盧植張奐咸以薄葬知真識去身貴
速朽耳夫厚葬之家流于俗以奢靡爲孝令死者戮尸暴骸可不
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
貲徇侈乎吾亡斂以常服四時衣各一稱性不喜冠衣母以入墓
紫衣玉帶足便於體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齟而興命
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爲寺奴齊胡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
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

夷戮爲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短也
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
經鑄像力邪緣死喪造經像以爲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
彼經與像何所施爲兒曹慎不得爲此崇尤長吏道處決無淹思
三爲宰相常兼兵部故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諳記玄宗初立
賓禮大臣故老雅尊遇崇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它
相莫如也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先天末宰相至十七人
臺省要職不可數崇常先有司罷冗職脩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材
請無廣釋道無數移吏繇是天子責成于下而權歸于上矣然資
權譎始爲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崇及當國說懼潛詣岐
王申款崇它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
足曰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
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
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

焉時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
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
人多欲而寡慎是必當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或爲隱
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
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
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爲工
部尚書崇始名元崇以與突厥叱刺同名武后時以字行至開元
世避帝號更以今名三子彝昇弁皆至卿刺史弁少脩謹始崇欲
使不越官次而習知吏道故自右千牛進至太子舍人皆平遷開
元中有事五陵有司以鷹犬從弁曰非禮也奏罷之請治劇爲睢
陽太守召授太僕卿後爲尚書右丞子閑居右相牛仙客幕府仙
客病甚闕彊使薦弁及盧象爲宰相仙客妻以聞閑坐死弁貶永
陽太守卒曾孫合勗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
武功者遷監察御史累轉給事中奉先馮翊二縣民訴牛羊使奪

其田詔美原主簿朱儔覆按假以田歸使合劾發其私以地還民
歷陝號觀察使終祕書監勛字斯勤長慶初擢進士第數為使府
表辟進監察御史佐鹽鐵使務累遷諫議大夫更湖常二州刺史
為宰相李德裕厚善及德裕為令狐綯等譖逐摘索支黨無敢通
勞問既居海上家無資病無湯劑勛數饋餉候問不傳時為厚薄
終薨王傳自作壽藏於萬安山南原崇塋之旁署北曰寂居穴墳
曰復真堂中刻土為牀曰化臺而刻石告後世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為元魏吏部尚書璟耿介有大節好
學工文辭舉進士中第調上黨尉為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
鯁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
為驗將廷辯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
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閭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
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會飛書告張昌宗引
相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后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璟曰謀反無

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易之等貴寵臣言之且有禍然激於義雖死不悔后不憚姚璿遠傳詔令出璟曰今親奉德音不煩宰相擅宣王命后意解許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敕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歎曰吾悔不先碎豎子首而今亂國經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以易之等內寵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公柰何謂五郎爲卿璟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奴何郎之云曾有喪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意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揖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纔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旣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異璟出則劾奏誅之

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庫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仗下與言得失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彘寵數有請于璟璟厲荅曰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安得尚干朝政獨不見產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宮掖三思諷有司論大逆不道帝詔殊死璟請付獄按罪帝怒岸巾出側門謂璟曰朕謂已誅矣尚何請璟曰人言后私三思陛下不問即斬之臣恐有竊議者請按而後刑帝愈怒璟曰請先誅臣不然終不奉詔帝乃涿月將嶺南會還京師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饑三思使斂封租璟拒不與故爲所擠歷杭相二州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在東宮兼右庶子先是崔湜鄭愔典選爲戚近干奪至迎用二歲闕猶不能給更置比冬選流品者并璟與侍郎李乂盧從愿澄革之銓總平允太平公主不利東宮嘗駐輦光

範門同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充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以國子祭酒留守東都遷雍州長史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爲京兆府復爲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爲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廣人以竹茅茨屋多火璟教之陶瓦築堵列邸肆越俗始知棟宇利而無患災召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大峭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繇此相飭後有受其蔽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累封廣平郡公廣人爲璟立遺愛頌璟上三頌所以傳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爲溢辭徒成諂諛者欲釐正之請自臣始有詔許停帝嘗命璟與蘇頌制皇子名與公主號遂差次所封且詔別擇一美稱及佳邑封上

璟奏言七子均養詩人所稱今若同等別封或母寵子愛恐傷鳩
鳩之平昔素盜引却慎夫人席文帝納之夫人亦不爲嫌以其得
長久計也臣不敢別封帝歎重其賢皇后父王仁皎卒將葬用昭
成皇后家寶孝謹故事墳高五丈二尺璟等請如著令帝已然可
明日復詔如孝謹者璟還詔曰儉德之恭侈惡之大也僭禮厚葬
前世所誡故古墓而不墳人子於哀迷則未皇以禮自制故聖人
制齊斬總免衣衾棺槨各有度數雖有賢者斷其私懷衆皆務奢
獨能以儉所謂至德要道者中官若謂孝謹踰制初無非者一切
之令固不足以法貞觀時嫁長樂公主魏徵謂不可加長公主太
宗欣納而文德皇后降使厚謝韋庶人追王其父擅作豐陵而禍
不旋踵國家知人情無窮故爲制度不因人以搖動不變法以愛
憎比來人間競務靡葬今以后父重戚不憂乏用高冢大寢不畏
無人百事官給一朝可就而區區屢聞者欲成朝廷之政中官之
美爾儻中官情不可奪請準令一品陪陵墳四丈差合所宜帝曰

朕常欲正身紀綱天下於后各有私邪然人所難言公等乃能之
即可其奏又遣使賚絲絹四百匹會日食帝素服俟變錄囚多所
貸遣賑卹災患罷不急之務璟曰陛下降德音卹人隱未有輕繫
惟流死不免此古所以慎赦也恐議者直以月蝕脩刑日蝕脩德
或言分野之變冀有揣合臣以謂君子道長小人道銷止女謁放
讒夫此所謂脩德也囹圄不擾兵甲不漬官不苛治軍不輕進此
所謂脩刑也陛下常以爲念雖有虧食將轉而爲福又何患乎且
君子恥言浮於行願動天以誠無事空文帝嘉納後以開府儀同
三司罷政事京兆人權梁山謀逆敕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
充滿久未決乃命璟爲京留守覆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
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
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縱數百人十二年東巡
泰山璟復爲留守帝將發謂曰卿國元老別方歷時宜有嘉謀以
遺朕璟因一二極言手制荅曰所進當書之坐右出入觀省以誠

終身賜資優渥進兼吏部尚書十七年爲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爲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洛乘輿東幸璟謁道左詔榮王勞問別遣使賜藥餌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諡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璟爲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聖曆後突厥默啜負其彊數窺邊侵九姓拔曳固負勝輕出爲其狙擊斬之入蕃使郝靈佺傳其首京師靈佺自謂還必厚見賞璟顧天子方少恐後干寵蹈利者夸威武爲國生事故抑之踰年纔授右武衛郎將靈佺恚憤不食死張嘉貞後爲相閱堂按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六子昇尚渾恕華衡昇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渾與李林甫善歷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採訪使在平原暴斂求進至重取民二年庸租使東畿薛稷甥女鄭

寡而美渾使河南尉楊朝宗聘而已納之薦朝宗爲赤尉恕以都
官郎中爲劍南採訪判官數貪縱不法陰養刺客天寶中渾恕尚
並以賊敗渾流高要恕洙海康尚與臨海長史華衡亦皆坐貪得
罪廣德中渾起爲太子諭德物議穢薄之留死江嶺昆弟皆哀飲
俳嬉而衡最險悖廣平之風衰焉

賛曰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
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於崇玄宗素所尊憚
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
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嗚
呼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肯賞邊臣而天寶之亂卒悼其害可
謂先見矣然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爲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何
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夫

姚宋列傳第四十九

卷之四

四

蘇張列傳第五十

唐書一百二十五

端巖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都侍郎兼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隋尚書僕射威之曾孫擢進士第補恒州參軍居母喪哀毀加人左庶子張大安表舉孝悌擢豫王府錄事參軍歷郎歛二州刺史時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名珍怪產前長史張潛于辯機貨取鉅萬瓌單身襆被自將徙同州刺史歲旱兵當番上者不能赴瓌奏宿衛不可闕宜月賜增半糧俾相給足則不闕番又宜却進獻罷營造不急者不見省時十道使括天下亡戶初不立籍人畏搜括即泳入比縣旁州更相廋蔽瓌請罷十道使專責州縣豫立簿注天下同日閱正盡一月止使捉姦匿歲一括實檢制租調以免勞弊武

后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環以爲縻損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
民產日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僞相半請併寺著僧
常貲數缺則補后善其言神龍初入爲尚書右丞封懷縣男環明
曉法令多識臺省舊章一朝格式皆所刪正再遷戶部尚書拜侍
中留守京師中宗復政鄭普思以妖幻位秘書貲外監支黨徧岐
隴間相煽誅爲亂環捕繫普思窮訊普思妻以左道得幸韋后出
入禁中有詔勿治環廷爭不可帝猶依違司直范獻忠環使按普
思者進曰環爲大臣不能前誅逆豎而報天子罪大矣臣請先斬
環於是僕射魏元忠頓首曰環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帝不
得已流普思於儋州餘當論死累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
品進封許國公帝南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白皇后爲亞獻安樂
公主爲終獻環以爲非禮帝前折愧之帝昏懦不能從時大臣初
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環獨不進及侍宴宗晉娣嘲之帝默然
環自解於帝曰宰相變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

衛兵至三日不食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
相王以太尉輔政后召宰相韋安石韋巨源蕭至忠宗楚客紀處
訥韋溫李嶠韋嗣立唐休璟趙彥昭伯環議禁中楚客猥曰太后
臨朝相王有不通問之嫌不宜輔政環正色曰遺制乃先帝意安
得輒改楚客等怒卒削相王輔政事環稱疾不朝是月韋氏敗睿
宗即位進左僕射景雲元年老病罷爲太子少傅卒年七十二贈
司空荊州大都督諡曰文貞皇太子別次發哀遺令薄葬布車一
乘環治州考課常最爲宰相陳當世病利甚多韋溫始爲汴州司
倉參軍以賕被杖及用事憚環正卒不敢傷開元二年賜其家實
封百戶長子頊固辭乃擢中子乂左補闕六年詔與劉幽求配享
睿宗廟廷文宗大和中錄舊德官其四代孫翔環諸子頊誥顯
頊字廷頊弱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調烏程尉武后封
嵩高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左司禦率府胄曹參軍吏部侍郎馬載
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是已再遷監察御史長安中詔覆來俊臣

等冤獄頊驗發其誣多從洗宥遷給事中脩文館學士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同在禁筦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獨頊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書史白曰巧公徐之不然手腕脫矣中書令李嶠曰舍人思若涌泉吾所不及遷太常少卿仍知制誥遭父喪起爲工部侍郎辭不拜終制乃就職帝問宰相有自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乎對曰陛下任賢惟所命何資之計乃詔以頊爲中書侍郎帝勞曰方美官缺每欲用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爲卿恨陸象先歿紫微侍郎未嘗補朕思其人無易卿者頊頓首謝明日加知制誥給政事食給食自頊始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前世李嶠蘇味道文擅當時號蘇李今朕得頊及乂何愧前人哉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騎內侵帝怒欲自將兵討之頊諫曰古稱戎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內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況

萬乘之重與大羊羣詎語負勝哉遠夷左袵不足以辱天子亦可
見矣雖然兵法先聲後實陛下姑班親征之詔而敕虓將謀夫投
會濟師則吐蕃不日崩破亦無待躬致天討也臣謂岐隴凋弊積
年若干乘萬騎供億不涯誠恐徭役內興寇掠外虞斯人不堪一
也戎虜之性驟往倏來敗不恥奔勝不讓成若大軍一臨邊怖震
鳥散彼出多方我受其誤二也太上皇聞陛下身對寇場不能無
憂忡忡之思何以自安三也漢蒯成侯諫高帝曰上嘗自勞豈謂
無人使哉高帝以爲愛我今將相大臣豈無爲陛下宣力者何親
行之遽邪不省復上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藩貢或闕王命征之
於是乎治兵其郊獲辭而止非謂按甲自臨敵人畏之莫敢戰也
古天子無親將惟黃帝五十二戰當未平之時自阪泉功成則脩
身閒居無爲無事陛下撥定禍亂方當深視高居制禮作樂禪梁
父登空桐何至厭天居袵金革爲一日之敵今吐蕃遣渠領千犯
國令軍吏一不勝而陛下屈至尊爲之敵雖朝鼎夕砧猶未可以

夸四夷安足勞聖躬哉虜之入唯盜羊馬發窖橈衣未嘗殺略邊人其罪易原也臣恐虜情狼顧牽連北狄聞六師之行入幽并犯靈夏南動京師太上皇一致憂勞是陛下以天下之安不能寧其親也臣固曰居中制勝策之上者若夫擇良將募重而約嚴違律必誅殺敵必賞多出金以購酋長虜亡無日矣願稍遷延以須西音亦會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行時詔立靖陵碑命頊爲之詞辭曰前世帝后不志碑事弗稽古謂之不法審當可者祖宗諸陵一須營立後嗣謂何帝不納其言開元四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脩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剛正多所裁決頊能推其長在帝前敷奏璟有未及或少屈頊輒助成之有不合意頊更申璟所執故帝未嘗不從二人相得歡甚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之八年罷爲禮部尚書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按察節度劍南諸州時蜀彫劫人流亡詔頊收劍南山澤鹽鐵

自贍頤尚簡靜重興力役即募戍人輸雇直開井置鑪量入計出
分所贏市穀以廣見糧時前司馬皇甫恂使蜀檄取庫錢市錦半
臂琵琶捍撥玲瓏鞭頤不肯予因上言遣使銜命先取不急非陛
下以山澤贍軍費意或謂頤公在遠臣得忤上意頤曰不然明主
不以私愛奪至公吾可以遠近廢忠臣節邪雋州蠻置院與吐蕃
連謀入寇獲謀者吏請討之頤不聽移書還其謀曰毋得爾置院
羞悔不敢侵邊從封泰山詔頤朝覲壇坫咨其文還分主十銓事
卒年五十八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
薨輒置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
美昔晉知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三言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
書碩累葉輔弼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惟
蓋之舊股肱之戚宜節廢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帳
次哭洛城南門不朝詔贈右丞相諡曰文憲葬日帝游咸宜宮將
獵聞之曰頤且葬我忍自娛哉半道而還頤性廉儉奉稟悉推散

諸弟親族儲無長貴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帝愛其文曰卿所爲詔令別錄副本署臣某撰朕當留中後遂爲故事其後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頊叙事外自爲文章云

說字廷言舉賢良方正高第補汾陰尉遷秘書詳正學士累轉給事中時頊爲紫微侍郎固辭帝曰古有內舉不避親者乎對曰晉祁奚是也帝曰若然朕自用說卿言非公也頃之出徐州刺史治有迹卒贈吏部侍郎說子震以蔭補千牛十餘歲彊學有成人風頊曰吾家有子累遷殿中侍御史長安令安祿山陷京師震與尹崔光遠殺開遠門吏棄家出奔會肅宗興師靈武震晝夜馳及行在帝嘉之拜御史中丞遷文部侍郎廣平王爲元帥崇擇賓佐以震爲糧料使二京平封岐陽縣公改河南尹九節度兵敗相州震與留守崔圓奔襄鄧貶濟王府長史起爲絳州刺史進戶部侍郎判度支爲泰陵建陵國簿使以勞封岐國公拜太常卿代宗將幸

東都復以震爲河南尹未行卒贈禮部尚書

幹瓌從父兄也父勗字慎行武德中爲秦王諮議典籤文學館學士尚南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魏王泰府司馬博學有美名泰重之勸開館引文學士著書名家歷吏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卒幹擢明經授徐王府記室參軍王好畋每諫止之垂拱中遷魏州刺史河朔饑前刺史苛暴百姓流徙幹檢吏督姦勸課農桑由是涿穴盡復以治稱拜右羽林軍將軍遷冬官尚書來俊臣素忌之誣幹與琅邪王沖通書繫獄發憤卒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其先自范陽徙河南更爲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尚書李景諶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后署乙等授太子校書郎遷左補闕后嘗問諸儒言氏族皆本炎黃之裔則上古乃無百姓乎若爲朕言之說曰古未有姓若夷狄然自炎帝之姜黃帝之姬始因所生地而爲之姓其後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黃帝二十五子而得姓者十四德同者姓同德異者姓

殊其後或以官或以國或以王父之字始爲賜族久乃爲姓降唐
虞抵戰國姓族漸廣周衰列國旣滅其民各以舊國爲之氏下及
兩漢人皆有姓故姓之以國者韓陳許鄭魯衛趙魏爲多后曰善
久視中后追暑三陽宮沆秋未還說上跡曰宮距洛城百六十里
有伊水之隔崿坂之峻過夏涉秋水潦方積道壞山險不通轉運
河廣無梁咫尺千里扈從兵馬日費資饟太倉武庫並在都邑紅
粟利器蘊若山丘奈何去宗廟之上都安山谷之僻處是猶倒持
劒戟示人鑄柄臣竊爲陛下不取夫禍變之生在人所忽故曰安
樂必戒無行所悔不可一也告成福小萬方輻湊填郭盜郭併鋪
無所排斥居人蓬宿草次風雨暴至不知庇託孤惇老病流轉衢
巷陛下作人父母將若之何不可二也池亭奇巧蕩誘上心削巒
起觀竭流漲海俯貫地脉仰出雲路易山川之氣奪農桑之土延
木石運斧斤山谷連聲春夏不輟勸陛下作此者豈正人邪詩云
人亦勞止迄可小康不可三也御苑東西二十里外無墻垣局禁

內有榛叢谿谷猛毅所伏暴慝所憑陛下往往輕行輦蹕不肅歷
蒙密乘險巖卒有逸獸狂夫驕犯左右豈不殆哉易曰思患豫防
願爲萬姓持重不可四也今北有胡寇覬邊南有夷獠騷徼關西
小旱耕稼是憂安東近平輸漕方始臣願及時旋軫深居上京息
人以展農修德以來遠罷不急之役省無用之費澄心澹懷惟億
萬年蒼蒼羣生莫不幸甚臣度芻議十不從一何者沮盤游之娛
閒林沚之玩規遠圖替近適要後利棄前歡未沃明主之心已揆
貴臣之意然不受死者懼言責不職耳后不省擢鳳閣舍人張易
之誣陷魏元忠也援說爲助說廷對元忠無不順言忤后旨流欽
州中宗立召爲兵部員外郎累遷工部兵部二侍郎以母喪免旣
朞詔起爲黃門侍郎固請終制祈陳哀到時禮俗衰薄士以奪服
爲榮而說獨以禮終天下高之除喪復爲兵部兼脩文館學士睿
宗即位擢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譙王重福死東都支黨數百人
獄久不決詔說往按一昔而罪人得乃誅張靈均鄭愔餘誅誤悉

原帝嘉其不枉直不漏惡慰勞之玄宗爲太子說與褚无量侍讀
尤見親禮踰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國史景雲二年帝謂
侍臣曰術家言五日內有急兵入宮爲我備之左右其對說進曰
此讒人謀動東宮耳陛下若以太子監國則名分定姦膽破蜚禍
塞矣帝悟下制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即皇帝位太平公主引蕭至
忠崔湜等爲宰相以說不附已授尚書左丞罷政事爲東都留守
說知太平等懷逆乃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策帝納之至忠
等已誅召爲中書令封燕國公實封二百戶始武后末年爲潑寒
胡戲中宗嘗乘樓從觀至是因四夷來朝復爲之說上疏曰韓宣
適魯見周禮而歎孔子會齊數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
四夷請和使者入謁當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也
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
汨泥揮水盛德何觀焉恐非干羽柔遠樽俎折衝之道納之自是
遂絕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爲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

州停實封說旣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頌爲相因作五君詠獻頌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頌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寒暑有勲不宜棄外遂遷荊州長史俄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脩國史敕齊善等軍中論譏朔方軍大使王晁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土當見危致命亦吾効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晁後討蘭池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略時党項羌亦連兵攻銀城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破之追北駱駝堰羌胡自相猜夜鬪待賓遁入鐵建山餘衆奔潰說招納党項使復故處副使史獻請盡誅之說不從奏置麟州以安羌衆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讓宋璟陸象先不許明年詔爲朔方節度大使親行五城督士馬時慶州方渠降胡康

願子反自爲可汗掠牧馬西涉河出塞說進討至木槃山禽之俘獲三千乃議徙河曲六州殘胡五萬於唐鄧仙豫閒空河南朔方地以功賜實封三百戶故時邊鎮兵贏六十萬說以時平無所事請罷二十萬還農天子以爲疑說曰邊兵雖廣諸將自衛營私爾所以制敵不在衆也以陛下之明四夷畏威不慮減兵而招寇臣請以闔門百口爲保帝乃可時衛兵貧弱番休者亡命略盡說建請一切募勇彊士優其科條簡色役不旬日得勝兵十三萬分補諸衛以彊京師後所謂彊騎者也帝自東都將還京因幸并州說見帝曰太原王業所基陛下巡幸振耀威武以申永思縣河東入京師有漢武睢上祠此禮廢闕歷代莫舉願爲三農祈穀誠四海之福帝納其言過祠后土乃還進中書令說又倡封禪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帝召說與禮官學士置酒集仙殿曰朕今與賢者樂于此當遂爲集賢殿乃下制改麗正書院爲集賢殿書院而授說院學士知院事東封還爲尚書右丞相兼中書令詔說撰

封禪壇頌刻之泰山以夸成功初源乾曜不欲封禪說固請乃不相平及升山執事官當從者說皆引所厚超階入五品從兵唯加勲而不賜衆怨其專宇文融先獻策括天下游戶及籍外田署十道勸農使分行郡縣說畏其擾數沮格之至是融請吏部置十銓與蘇頌等分治選事有所論請說頗抑之於是銓綜失敘融恨恚乃與崔隱甫李林甫共劾奏說引術士王慶則夜祠禱解而奏表其間引僧道岸窺伺時事冒署右職所親吏張觀范堯臣依據說執市權招賂擅給太原九姓羊錢千萬其言醜慘帝怒詔乾曜隱甫刑部尚書韋抗即尚書省鞠之發金吾兵圍其第說兄左庶子光詣朝堂刑耳列冤帝遣高力士往視見說蓬首垢面席蓐家人以瓦器饋脫粟鹽蔬爲自罰憂懼者力士還奏且言說往納忠於國有功帝憮然乃停說中書令誅慶則等坐者猶十餘人說旣罷政事在集賢院專脩國史又乞停右丞相不許然每軍國大務帝輒訪焉隱甫等恐說復用巧文詆毀素忿說者又著疾邪篇帝聞

因令致仕始爲相時帝欲事吐蕃說密請講和以休息鄯塞帝曰
朕待王君奭計之說出告源乾曜曰君奭好兵以求利彼入吾言
不用矣後君奭破吐蕃於青海西說策其且敗因上舊州關羊於
帝以申諷諭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關而不解立有死者所賴至仁
無殘量力取歡焉帝識其意納之賜綵千匹後瓜州失守君奭死
十七年復爲右丞相遷左丞相上日敕所司供帳設樂內出醪饌
帝爲賦詩俄授開府儀同三司十八年卒年六十四爲停正會贈
太師諡曰文貞羣臣駭異未決帝爲製碑諡如太常繇是定說敷
氣節立然許喜推藉後進於君臣朋友大義甚篤帝在東宮所與
秘謀密計甚衆後卒爲宗臣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帝好文辭有
所爲必使視草善用人之長多引天下知名士以佐佑王化粉澤
典章成一王法天子尊尚經術開館置學士脩太宗之政皆說倡
之爲文屬思精壯長於碑誌世所不逮旣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
謂得江山助云常典集賢圖書之任間雖致仕一歲亦脩史於家

始帝欲授說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崇寵大臣乃有之
臣不敢以爲稱固辭乃免後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
聞儒以道相高不以官闕爲先後大帝時脩史十九人長孫无忌
以元舅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脩珠英當時學士亦不以品
秩爲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中書舍人陸堅以學士或非
其人而供擬太厚無益國家者議白罷之說聞曰古帝王功成則
有奢滿之失或興池觀或尚聲色今陛下崇儒向道躬自講論詳
延豪俊則麗正乃天子禮樂之司所費細而所益者大陸生之言
蓋未達邪帝知遂薄取說嘗自爲其父碑帝爲書其額曰嗚呼積
善之基說歿後帝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開元後宰相不以姓著
者曰燕公云大曆中詔配享玄宗廟廷子均均塚

均亦能文自太子通事舍人累遷主爵郎中中書舍人開元十七
年說授左丞相校京官考注均考曰父教子忠古之善訓王言帝
載尤難以任庸以嫌疑而撓紀綱考上下當時亦不以爲私後襲

燕國公累遷兵部侍郎以累貶饒蘇三州刺史久之復爲兵部侍郎自以己才當輔相爲李林甫所抑林甫卒倚陳希烈冀得其處旣而楊國忠用事希烈罷而均爲刑部尚書坐均貶建安太守還授大理卿居常觖望不平祿山盜國爲僞中書令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瑄聞之驚曰張氏滅矣乃見苗晉卿營解之帝亦顧說有舊詔免死泳合浦建中初贈太子少傅子濛事德宗爲中書舍人

均尚寧親公主時說居中秉政均爲舍人諸父光爲銀青光祿大夫榮盛冠時玄宗眷均厚即禁中置內宅侍爲文章珍賜不可數均供奉翰林而均所以所賜太多均曰此婦翁遺婿非天子賜學士也均嘗爲帝贊禮舉止都雅帝悅之因幸內宅顧均曰希烈辭宰相孰可代者均錯愕未得對帝曰無易吾增均頓首謝會貴妃聞以語國忠國忠惡之及希烈罷薦韋見素代之均始怨上天寶十三載祿山入朝以破奚契丹功求平章事國忠曰祿山有軍功然

不識字與之恐四夷輕漢乃止及還范陽詔高力士餞漣坡力士
歸曰祿山內鬱鬱若知欲相而不行者帝以語國忠國忠曰所告
者必張垺帝怒盡逐其兄弟以均守建安而垺爲盧溪郡司馬垺
自給事中爲宜春郡司馬歲中還垺爲太常卿帝西狩至咸陽唯
韋見素楊國忠魏方進從帝謂力士曰若計朝臣當孰至者力士
曰張垺兄弟世以恩戚貴其當即來房琯有宰相望而陛下久不
用又爲祿山所器此不來矣帝曰未可知也後琯至召見流涕帝
撫勞且問均垺安在垺曰臣之西亦嘗過其家將與偕來均曰馬
不善馳後當繼行然臣觀之恐不能從陛下矣帝嗟悵顧力士曰
吾豈欲誣人哉均等自謂才器亡雙恨不大用吾向欲始終全之今
非若所料也垺遂與希烈皆相祿山垺死賊中

贊曰說於玄宗最有德及太平用事納忠惓惓又圖封禪發明典
章開元文物彬彬說力居多中爲姦人排根幾不免自古功名始
終亦幾希何獨說哉至子以利遽敗其家若環頊再世稱賢宰相

盛矣

蘇張列傳第五十

魏盧李杜張韓列傳第五十一

唐書一百二十六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尚書吏部侍郎兼集賢殿修撰臣宋祁奉

敕撰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方直有雅才擢進士第以著作郎脩國史累遷衛尉少卿檢校相王府司馬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以母喪解服除爲晉州刺史睿宗立以故屬拜黃門侍郎兼脩國史會造金仙玉眞觀雖盛夏工程嚴促知古諫曰臣聞古之君人必時視人

之所勤人勤於力則功築罕人勤於財則貢賦少人勤於食則百事廢故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禮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此皆興化立治爲政養人之本也今爲公主造觀將以樹功祈福而地皆百姓所宅卒然迫逼令其轉徙扶老攜幼剔椽發瓦呼嗟道路乖人事違天時起無用之作崇不急之務羣心震搖衆口藉藉陛下爲人父母欲何以安之且國有簡冊君舉必記言動之微可不慎歟願下明詔順

人欲除功役收之桑榆其失不遠不納復諫曰自陛下戡翦凶逆
保定大器蒼生顒顒以謂朝有新政今風教頽替日益甚府藏空
屈人力勞敝營作無厓吏負浸增諸司試補員外檢校官已贏二
千太府之帛爲殫太倉之米不支臣前請停金仙玉具訖亦未止
今前水後旱五穀不立繇茲向春必甚饑饉陛下欲何方以賑之
又突厥於中國爲患自久其人非可以禮義誠信約也雖遣使請
婚恐豺狼之心弱則順伏彊則驕逆月滿騎肥乘中國飢虛講親
際會窺犯亭鄣復何以防之帝嘉其直以左散騎常侍同中書門
下三品玄宗在春宮又兼左庶子先天元年爲侍中從獵渭川獻
詩以諷手制褒荅并賜物五十段明年封梁國公竇懷貞等詭謀
亂國知古密發其姦懷貞誅賜封二百戶物五百段玄宗恨前賞
薄手勅更加百戶旌其著節是冬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稱職聞
優詔賜衣一副自是恩意尤渥由黃門監改紫微令與姚元崇不
協除工部尚書罷政事開元三年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歎曰叔

向古遺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贈幽州都督諡曰忠所
薦洹水令呂太一蒲州司功參軍齊澣右內率騎曹參軍柳澤密
尉宋遙左補闕袁暉右補闕封希顏伊闕尉陳希烈後皆有聞於
時文宗大和二年求其曾孫處訥授湘陽尉與魏徵裴冕後擢任之
盧懷慎滑州人蓋范陽著姓祖哲仕爲靈昌令遂爲縣人懷慎在
童中已不凡父友監察御史韓思彥歎曰此兒器不可量及長第
進士歷監察御史神龍中遷侍御史中宗謁武后上陽宮后詔帝
十日一朝懷慎諫曰昔漢高帝受命五日一朝太公於櫟陽宮以
起布衣登皇極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故行此耳今陛下守文繼統
何所取法況應天去提象纔三里所騎不得成列車不得方軌於
此屢出愚人萬有一犯屬車之塵雖罪之何及臣愚謂宜遵內朝
以奉溫清無煩出入不省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聞
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孔子稱苟用我者晷月而已三年
有成故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

一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後成況常材乎比州牧上佐兩畿令或一二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何暇爲陛下宣風恤人哉禮義不能興戶口益以流倉庫愈匱百姓曰敝職爲此耳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遙不究其力媮處爵位以養資望雖明主有勤勞天下之志然僥幸路啓上下相蒙寧盡至公平此國病也賈誼所謂蹠蹠乃小小者耳此而不革雖和緩將不能爲漢宣帝綜覈名實興治致化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爲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車裘祿秩降使臨問璽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以勵能者其不職或貪暴免歸田里以明賞罰之信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此省官也故曰官不必備惟其才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擇人也今京諸司員外官數十倍近古未有謂不必備則爲

有餘求其代工乃多不救塵務而奉稟之費歲巨億萬徒竭府藏
豈致治意哉今民力敝極河渭廣漕不給京師公私耗損邊隅未
靜儻災曠成沴租稅減入疆場有警言賑救無年何以濟之母輕人事
惟艱毋安厥位惟危此慎微也原負外之官皆一時良幹擢以才
不申其用尊以名不任其力自昔用人豈其然歟臣請才堪牧宰
上佐並以遷授使宣力四方責以治狀有老病若不任職者一廢
省之使賢不肖確然殊貫此切務也夫冒于寵賂侮于鰥寡為政
之蠹也竊見內外官有賕餉狼藉剝蒸人雖坐汰黜俄而遷復
還為牧宰任以江淮嶺磧粗示懲貶內懷自棄徇貨培貲訖無悛
心明主之於萬物平分而無偏施以罪吏牧遐方是謂惠女奴而遺
遠遠州陬邑何負聖化而獨受其惡政乎邊徼之地夷夏雜處憑
險恃遠易擾而難安官非其才則黎庶流亡起為盜賊由此言之
不可用凡才況猾吏乎臣請以臆論廢者削迹不數十年不賜收齒
書曰旌別淑慝即其誼也疏奏不報遷黃門侍郎漁陽縣伯與魏

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
監薛王舅王仙童暴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業爲申列有詔紫微黃
門覆實懷慎與姚崇執奏仙童罪狀明甚若御史可疑則它人何
可信由是獄決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爲伴
食宰相又兼吏部尚書以疾乞骸骨許之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
文成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慎清儉不營
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貴而妻子猶寒飢所得祿賜於故人
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布囊旣屬
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簣單藉門不施箔會風雨至舉席自障
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桮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
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儉人乘閒而進矣公弟志之及治喪家
亡留儲帝時將幸東都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
終不加優錫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
還京因校獵鄆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卑陋家人若有所營者馳

使問焉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縑帛賜之為罷獵經其墓碑表未立停蹕臨視泣然涕詔官為立碑令中書侍郎蘇頌為之文帝自書子奐弈

奐早修整為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出為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題贊於聽事曰專城之重分陝之雄亦既利物內存匪躬斯為國寶不墜家風尋召為兵部侍郎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瓌怪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斂手中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為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弈見忠義傳

李元絃字大綱其先滑州人後世占京兆萬年本姓丙氏曾祖粲仕隋為屯衛大將軍煬帝使督京師之西二十四郡盜賊善撫循能得士心高祖與之厚及兵入關以眾歸授宗正卿應國公賜姓李後為左監門大將軍以其老聽乘馬按視宮禁年八十餘卒諡

曰胡祖寬高宗時爲太常卿隴西公父道廣武后時爲汴州刺史有善政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遷殿中監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封金城侯卒贈秦州都督諡曰成元紘早脩謹仕爲雍州司戶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與民競碾磴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也改好時令遷潤州司馬以辦治得名開元初爲萬年令賦役稱平擢京兆少尹詔決三輔渠時王主權家皆旁渠立磴瀦竭爭利元紘敕吏盡毀之分漑渠下田民賴其恩三遷吏部侍郎會戶部楊瑒白知慎坐支調失宜貶刺史帝求可代者公卿多薦元紘帝欲擢爲尚書宰相以資薄乃爲戶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政得失帝才之謂可丞輔賜衣二稱綃二百匹明年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清水縣男元紘當國務峻涯檢抑奔競夸進者憚之五月五日宴武成殿賜羣臣龍襲衣特以紫服金魚錫元紘及蕭嵩羣

臣無與比是時廢京司職田議者欲置屯田元紘曰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墾以閑手耕棄地省饋運實軍糧於是屯田其爲益尚矣今百官所廢職田不三縣弗可聚也百姓私田皆力自耕不可取也若置屯即當公私相易調發丁夫調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爲屯古未有也恐得不補失徒爲煩費遂止初左庶子吳兢爲史官撰唐書及春秋未成以喪解後上書請畢其功詔許就集賢院成書張說致仕詔在家脩史元紘因言國史記人君善惡王政損益褒貶所繫前聖九重今國大典分散不一且太宗別置史館禁中所以秘嚴之也請勒說以書就館參會撰錄詔可後與杜暹不協數辨爭帝前帝不懌皆罷之以元紘爲曹州刺史徙蒲州引疾去後以戶部尚書致仕復起爲太子詹事卒贈太子少傅諡曰文忠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弱得封物賙給親族宋璟嘗歎曰李公引宋遙之美黜劉冕之貪爲國相家無留儲雖季文子之德

何以加之

杜暹濮州濮陽人父承志武后時爲監察御史懷州刺史李文暉
爲人所告詔承志推驗無實文暉宗室近屬也卒得罪承志貶爲
方義令遷天官員外郎見羅織獄興移疾去卒于家自高祖至暹
五世同居暹尤恭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
吏以紙萬番贖之暹爲受百番衆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異哉
爲鄭尉復以清節顯華州司馬楊孚公挺人也每咨重暹曾孚遷
大理正暹適以累當坐孚曰使若人得罪衆安勸乎以狀言執政
繇是擢爲大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覆屯磧西會安西副
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慶更相訟詔
暹即按入突騎施帳究索左驗虜以金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
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陰埋幕下已出境乃移文畀取之突厥
大驚度磧追不及去遷給事中以母喪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
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

郎兼安西副大都護明年于闐王尉遲眺約突厥諸國叛遲覺其謀發兵討斬之支黨悉誅更立君長于闐遂安以功加光祿大夫守邊四年撫戎練士能自勤勵爲夷夏所樂十四年召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遣中使往迎謁見賜綰二百馬一匹第一區與李元紘輕重不得罷爲荊州都督長史歷魏州刺史太原尹帝幸北都進戶部尚書許扈蹕還復東幸以遲爲京留守遲率當番衛士繕三宮城浚池督役不少懈帝聞嘉之數賜書褒勞進禮部尚書封魏縣侯二十八年卒贈尚書右丞相遣使護喪禁中出綰三百匹賜之太常諡曰貞肅右司員外郎劉同昇等以遲行忠孝諡有未盡博士裴摠謂遲往以墨衰受命安西雖勤勞于國不得盡孝其子列訴帝更敕有司考定卒諡貞孝遲友愛撫異母弟昱甚厚其爲人少學術故當朝議論時失淺薄然能以公清勤約自將疊疊爲之自弱冠誓言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二不受以行遲素志云遲族子鴻漸

鴻漸字之巽父鵬舉與盧藏用隱白鹿山以母疾與崔沔同授醫
蘭陵蕭亮遂窮其術歷右拾遺玄宗東行河因游畋上賦以風終安
州刺史鴻漸第進士解褐延王府參軍安思順表爲朔方判官祿
山亂皇太子按軍平涼未知所適議出蕭關趣豐安鴻漸與六城
水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支度判官盧簡金關內鹽池判官
李涵謀曰胡羯亂常二京覆沒太子治兵平涼然散地難恃也今
朔方制勝之會若奉迎太子西詔河隴北結回紇回紇固與國收
其勁騎與大兵合鼓而南雪社稷之恥不亦易乎即具上兵馬招
輯之勢且錄軍資器械儲厰凡最使涵詣平涼見太子太子大悅
會裴冕至自河西亦勸之朔方而鴻漸與漪至白草頓迎謁說曰
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地今回紇請和吐蕃結附天下列城堅
守以待王命縱爲賊據日夜望官軍以圖收復殿下治兵長驅逆
胡不足滅也太子喜曰靈武我之關中卿乃吾蕭何也旣至靈武
鴻漸即與冕等勸即皇帝位以係中外望六請見聽鴻漸明習朝

章採舊儀設壇壝城南先一日草其儀上之太子曰聖皇在遠寇逆方結宜罷壇場它如奏太子即位是爲肅宗授鴻漸兵部郎中知中書舍人事俄爲武部侍郎遷河西節度使兩京平又節度荆南乾元二年襄州大將康楚元等反刺史王政脫身走楚元僞稱南楚霸王因襲荊州鴻漸棄城遁人皆南奔爭舟溺死者甚衆澧朗復郢等州聞鴻漸出皆竄伏山谷俄而商州刺史韋倫平其亂久之乃召鴻漸爲尚書右丞太常卿充禮儀使泰建二陵制度皆鴻漸綜正以優封衛國公又建言周官凶荒殺禮今承大亂民人夷殘其婚葬鹵簿非於國有大功及二等以上親皆不許給詔可代宗廣德二年以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進中書侍郎崔旰殺郭英乂據成都邛州牙將柏貞節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巖以兵討旰蜀劍大亂命鴻漸以宰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南東川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往鎮撫之鴻漸性畏怯無它遠略而晚節溺浮圖道畏殺戮及逾劍門懲艾張獻誠

敗且憚盱雄武先許以不死既見禮遇之不敢加譙責反委以政
日與從事杜亞楊炎縱酒高會因薦盱爲成都尹而授貞節邛州
刺史子琳瀘州刺史各罷兵乃請入朝許之及見帝盛言盱威略
可任且爲留後獻寶器五牀羅錦十五牀麝臍五石復輔政議
者疾其長亂進門下侍郎大曆三年兼東都留守河南淮西山
南東道副元帥辭疾不行又讓山南劔南副元帥聽之四年疾甚
辭宰相罷三日卒年六十一贈太尉諡曰文憲鴻漸自蜀還食千僧
以爲有報搢紳效之病甚令僧別頂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爲封樹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
王方慶方慶歎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見厚遇之居父喪
哀毀廷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吕科策高第爲
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天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
命也自古繼統之主必有郊配蓋勸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
洽年穀未登而闕其禮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王幼冲

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之知禮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今五載而未行大報考之于經義或未通今百穀嘉生鳥獸咸若夷狄內附兵革用弭乃怠於事天恐不可以訓願以迎日之至外紫壇陳采席定天位則聖典無遺矣又言乖政之氣發爲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速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之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況六合元元之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人者乎若非其任水旱之繇豈唯一婦而已今刺史京輔雄望之郡猶少擇之江淮隴蜀三河大府之外稍非其人繇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無狀用牧守之任爲斥逐之地或因附會以忝高位及勢衰謂之不稱京職出以爲州武夫流外積資而得不計於才刺史乃爾縣令尚可言哉豈庶國家之本務本之職乃爲好進者所輕承弊之民遭不肖所擾聖化從此銷

鬱繇不選親人以成其敝也古者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
今朝廷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身名所
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於外也智能之士
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爲刺史縣令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
人者陛下不革以法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旣
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不得
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給舍都督守令雖
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爲此而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
選士惟取稱職是以士脩素行而不爲徼幸效僞自止流品不雜
今天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而設巧
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羸千百筆之人溺於文墨巧
史猾徒緣茲而奮臣以謂始造簿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
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遺劍中流契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
則曰自尉與主簿繇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其

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資配職爲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謂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於不變今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爲州縣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今歲選乃萬計京師米物爲耗豈多士哉蓋冒濫抵此爾方以一詩一判定其是非適使賢人遺逸此明代之闕政也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必使毀譽相亂聽受不明事則已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數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不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脩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以脩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苟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於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

之士必刻意脩飾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卒與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改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進中書舍人會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先德望後勞舊今登封告成千載之絕典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黻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旣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關奏說輒建議違之融積不平九齡爲言說不聽俄爲融等痛詆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爲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爲者乃召九齡爲之被詔輒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

養詔不許以其弟九臯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不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又將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爲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有德望者爲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以文學用

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
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
尚書邪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仙客不疑九齡
既戾帝旨固內懼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
況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
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
是朝廷士大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爲監察御史
子諒劾奏仙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瀼州死於道
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戚戚嬰望惟文史
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興縣伯請還展墓病卒年六十八贈
荊州大都督諡曰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指笏于帶
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襲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
必曰風度能若九齡乎初千秋節即公王並獻寶鑑九齡上事鑒十
章號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與嚴挺之袁仁劼梁昇卿盧怡善世

稱其交能終始者及爲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是時帝在位久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執不可如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爲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爲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莊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無以王衍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忠爲泣下且遣使祭於韶州厚幣卹其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宗賢其風烈復贈司徒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爲伊闕令會祿山盜河洛陷焉而終不受僞官賊平擢太子贊善大夫九齡弟九皋亦有名終嶺南節度使其曾孫仲方

仲方生歧秀父友高郢見異之曰是兒必爲國器使吾得位將振起之貞元中擢進士宏辭爲集賢校理以母喪免會郢拜御史大夫表爲御史進累倉部員外郎會呂溫等以劾奏宰相李吉甫不實坐斥去仲方以溫黨補金州刺史宦人奪民田仲方三疏申理卒與民直入爲度支郎中吉甫卒太常諡恭懿博士尉遲汾請諡敬憲仲方挾前怨未已因上議曰古之諡考大節略細行善善惡惡一言而足按吉甫雖多才多藝而側媚取容疊致台衮寡信易謀事無成功且兵凶器不可從我始至以伐罪則邀必成功今內有賊輔臣之盜外有懷毒萬里之臣師徒暴野農不得在畊婦不得在桑耗賦殫畜尸僵血流胔骸成岳毒痛之痛訴天無辜階禍之發寔始吉甫又言吉甫平易柔寬名不配行請俟蔡平然後議之憲宗方用兵疾其言醜訐貶爲遂州司馬稍進河南少尹鄭州刺史敬宗立李程輔政引爲諫議大夫帝時詔王播造競渡舟三十艘度用半歲運費仲方見延英論諍堅苦帝爲減三之二又

詔幸華清宮仲方曰萬乘之行必具葆衛易則失威重不從猶見慰勞鄴令崔發以辱黃門繫獄逢赦不見宥仲方曰恩被天下流昆蟲而不行御前乎發辭是不死大和初出爲福建觀察使召還進至左散騎常侍李德裕秉政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德裕罷復拜常侍李訓之變大臣或誅或繫翌日羣臣謁宣政牙闔不啓羣臣錯立朝堂無史卒贊候久乃半扉啓使者傳召仲方曰有詔可京兆尹然後門闢喚仗于時族夷將相驢足旁午仲方皆密使識其尸俄許收葬故齒骸不相亂已而禁軍橫多撓政仲方勢笮不能有所繩劾宰相鄭覃更以薛元賞代之出爲華州刺史召入授秘書監人頗言覃助德裕擯仲方不用覃乃擬丞郎以聞文宗曰侍郎朝廷華選被枚守無狀不可得但封曲江縣伯卒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諡曰成仲方確正有風節旣駁吉甫諡世不直其言卒不至顯旣歿人多傷之始高祖仕隋時太宗方幼而病爲刻玉像於樊陽佛祠以祈年久而剝晦仲方在鄭敕吏治護鏤石以聞

傳于時

韓休京兆長安人父大智洛州司功參軍其兄大敏仕武后爲鳳閣舍人梁州都督李行褒爲部人告變詔大敏鞠治或曰行褒諸李近屬后意欲去之無列其冤恐累公大敏曰豈顧身枉人以死乎至則驗出之后怒遣御史覆按卒殺行褒而大敏賜死于家休工文辭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與校書郎趙冬曦並中乙科擢左補闕判主爵貲外郎進至禮部侍郎知制誥出爲虢州刺史號於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廩芻休請均賦它郡中書令張說曰免號而與它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復執論吏白恐忤宰相意休曰刺史幸知民之敝而不救豈爲政哉雖得罪所甘心焉訖如休請以母喪解服除爲工部侍郎知制誥遷尚書右丞侍中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休直方不務進趨旣爲相天下翕然宜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

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輿馬
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且不容巨猾乃
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
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
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嵩寬博多可休峭鯁時政所得失言之未
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
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歡何
自戚戚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蕭嵩每啓事必順
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
寢必安吾用休社稷計耳後以工部尚書罷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
子卒年六十八贈揚州大都督諡曰文忠寶應元年贈太子太師
子浩洽洪伋滉渾洄皆有學尚浩萬年主簿坐籍王鉷家貲有隱
入爲尹鮮于仲通所劾流循州洪爲司庫負外郎與伋皆以累貶
洪後爲華州長史渾大理司直安祿山攻京師皆陷賊賊逼以官

浩與洪沅隗渾出奔將走行在浩洪渾及洪四子復爲賊禽殺之
洪善與人交有節義藉甚於時見者爲流涕肅宗以大臣子能死
難詔贈浩吏部郎中洪太常卿渾太常少卿沅上元中終諫議大
夫沅終殿中侍御史

隗字太冲以蔭補左威衛騎曹參軍至德初避地山南採訪使李
承昭表爲通川郡長史改彭王府諮議參軍初沅知制誥當草王
璵詔無借言銜之及當國隗兄弟皆斥冗官璵罷乃擢殿中侍御
史三遷吏部員外郎性彊直明吏事莅南曹五年簿最詳緻再遷
給事中知兵部選時盜殺富平令韋當賊隸北軍魚朝恩私其凶
奏原死隗執處卒伏辜遷右丞知吏部選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自
至德軍興所在賦稅無藝帑司給輸乾隱隗檢制吏下及四方
輸將犯者痛根以法會歲數稔兵革少息故儲積穀帛稍豐實然
覆治案牘深文鉤剥人亦咨怨大曆十二年秋大雨害稼什八京
兆尹黎幹言狀隗恐有所蠲貸固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

田三萬餘頃始渭南令劉藻附滉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
藻言帝又遣御史朱敖覆實害田三千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
而田損不問豈卹隱意邪貶南浦貢外尉計亦斥爲豐州司戶貢
外參軍方是時潦敗河中鹽池滉奏池產瑞鹽帝疑遣諫議大夫
蔣鎮廉狀鎮畏滉還乃賀帝且請置祠詔號寶應靈慶池德宗
立惡滉培刻徙太常卿議者不厭乃出爲晉州刺史未幾遷浙江
東西觀察使尋檢校禮部尚書爲鎮海軍節度使綏輯百姓均租
調不踰年境內稱治帝在奉天淮汴震騷滉訓士卒分兵戍河南
旣狩梁州又獻縑十萬匹請以鎮兵三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檢
校尚書右僕射封南陽郡公李希烈陷汴州滉遣裨將王栖耀李
長榮柏良器以勁卒萬人進討次睢陽而賊已攻寧陵栖耀等破
走之漕路無梗完靖東南滉功多時里胥有罪輒殺無貸人怪之
滉曰表是奉一鞭背史禽賊有負聚其類以反此輩皆鄉縣豪黠不
如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爲惡又以賊非牛酒不嘯結乃禁屠

牛以絕其謀婺州屬縣有犯令者誅及鄰伍坐死數十百人又遣
官分察境內罪涉疑似必誅一判輒數十人下皆愁怖聞京都未
平乃閉關梁禁牛馬出境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毀上元道
佛祠四十區脩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望以爲朝廷有永嘉
南走事置館第數十於石頭城穿井皆百尺命偏將丘悅督役日
數千人浚虐用其衆朝令夕辦先世丘虜皆發夷造樓艦三千柁
以舟師由海門大閱至申浦乃還追李長榮等歸以親吏盧復爲
宣州刺史增營壘教習長兵毀鍾鑄軍器陳少游在揚州以甲士
三千臨江大閱淝亦摠兵臨金山與少游會以金繒相餉酬然淝
握彊兵遷延不赴難而調發糧帛以濟朝廷者繼屬當時實賴
之李晟方屯渭北淝運米饋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
漕船臨江淝顧僚吏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
負之貞元元年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淮轉運使
封鄭國公以繕治石頭城人頗言有窺望意雖帝亦惑之會李泌

閒關辯數帝意乃解二年更封晉是歲入朝浞旣宿齒先達頗簡
倨接新進用事不能滿其意衆怨之獻羨錢五百餘萬緡詔加度
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石元琬判度支也以關輔旱請運江南
租米西給京師帝委浞專督之而琬畏其剛愎難共事請自江
至揚子浞主之揚子以北自主之浞由是銜琬會琬以京師錢重
貨輕發江東鹽監院錢四十萬緡入關浞給奏運錢至京師率費
萬致千不可從帝責謂琬琬曰千錢其重與斗米均費三百可致
帝以諭浞浞執不可至是誣劾琬饋米與淄青李納河中李懷光
帝怒不復究驗貶琬雷州司戶參軍左丞重晉白宰相劉滋齊
映曰昨關輔用兵方蝗旱琬不增一賦而軍興皆濟可謂勞臣今被
謫無名刑僭人懼假令權臣逞志公胡不請三司鞫之滋映不能
用給事中袁高抗疏申執浞指爲黨與寢不報劉立佐不朝帝
密詔浞諷之及過汴立佐素憚浞脩屬吏禮浞辭不敢當因結
爲兄弟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行浞曰且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

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官掖也玄佐位悟隗以錢二十萬緡爲玄佐辦裝又以綾二十萬犒軍玄佐入朝隗薦可任邊事時兩河罷兵隗上言吐蕃盜河湟久近歲浸弱而西迫大食北扞回鶻東抗南詔分軍外戰兵在河隴者不過五六萬若朝廷命將以十萬衆城涼鄯洮渭各置兵三萬爲守禦臣請以本道財賦饋軍給三年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則河隴之地可翹足而復帝善其言因訪玄佐玄佐請行會隗病甚張延賞奏減州縣冗官收祿俸募戰士西討玄佐慮延賞斬削資儲辭大戎未豐不可輕進因稱疾帝遣中人勞問卧受命延賞知不可用乃止隗尋卒年六十五贈太傅諡曰忠肅隗雖宰相子性節儉衣裘茵衽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校廡弟洄稍增補之隗見即徹去曰先君容焉吾等奉之常恐失隊若摧圯繕之則已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位清絜疾惡不爲家人資產自始仕至將相乘五馬無不終櫪下好鼓琴書得

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嘗自言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善治易春秋著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篇初判度支李晟以裨將白軍事倪待之加禮使其子拜之厚遺器幣鞍馬後晟終立大功倪幼時已有美名所與游皆天下豪俊晚節益苛慘故論者疑其飾情希進既得志則彊肆蓋自其性云子羣阜羣終國子司業

阜字仲聞資質重厚有大臣器由雲陽尉策賢良方正異等拜右拾遺累遷考功員外郎父喪德宗遣使弔問俾論譔倪行事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以進帝嘉之服除宰相擬考功郎中帝爲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兵部侍郎號稱職俄拜京兆尹奏署鄭鋒爲倉曹參軍鋒苛斂吏乃說阜采索府中雜錢折糴粟麥三十萬石獻於帝阜悅之奏爲興平今貞元十四年大旱民請蠲租賦阜府帑已空內憂恐奏不敢實會中人出入百姓遮道訴之事聞貶撫州員外司馬未幾改杭州刺史入拜尚書右丞王叔文用

事臯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從弟臯以告叔文叔文怒出爲鄂岳蘄沔觀察使叔文敗即拜節度徙鎮海入爲戶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忠武軍節度使大抵以簡儉治所至有績召拜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莊憲太后崩充大明宮留守穆宗以舊傳恩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俄爲具父進左僕射長慶四年復爲東都留守卒於道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諡曰貞臯貌類父旣孤不復視鑑生知音律常曰長年後不願聽樂以門內事多逆知之間鼓琴至止息歎曰美哉嵇康之爲是曲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爲秋秋者天將搖落肅殺其歲之晏乎晉乘金運商又金聲此所以知魏方季而晉將代也緩其商絃與宮同音臣奪君之義知司馬氏之將篡也王陵母丘儉文欽諸葛誕繼爲揚州都督咸有興復之謀皆爲司馬懿父子所殺康以揚州故廣陵地陵等皆魏大臣故名其曲曰廣陵散言魏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其哀憤躁蹙慙痛迫脅之音盡於是矣永嘉之亂其兆乎康避晉

魏之禍託以鬼神以俟後世知音云

洄字幼深蔭補弘文生滿歲參調吏部侍郎達奚珣以地望抑之除章懷太子陵令無愠容安祿山亂家七人遇害洄避難江南蔬食不聽樂乾元中授睦州別駕劉晏表爲屯田員外郎知揚子留後召拜諫議大夫與補闕李翰數上章言得失擢知制誥坐與元載善貶邵州司戶參軍德宗即位起爲淮南黜陟使復爲諫議大夫晏被罪天下錢穀歸尚書省而省司廢久無綱紀莫總其任乃擢洄戶部侍郎判度支洄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緡輸京師工用運轉每緡度二千是本倍於子今商州紅崖冶產銅而洛源監久廢請鑿山取銅即治舊監置十鑪鑄之歲得錢七萬二千緡度費每緡九百則得可浮本矣江淮七監請皆罷又言天下銅鐵冶乃山澤利當歸王者請悉隸鹽鐵使從之復罷省胥吏冗食二千人積米長安萬年二縣各數十萬石視年豐耗而發斂焉故人不艱食洄與楊炎善炎得罪不自安無何臯上疏理炎罪

帝意徊教之貶蜀州刺史興元元年入爲兵部侍郎轉京兆尹貞元十年終國子祭酒贈戶部尚書

賛曰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工於初至其半則稍怠卒而漫漶不振也觀玄宗開元時厲精求治元老魁舊動所尊憚故姚元崇宋璟言聽計行力不難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左右大臣皆帝自識擢狎而易之志滿意驕而張九齡爭愈切言益不聽夫志滿則忽其所謀意驕則樂軟熟憎鯁切較力雖多課所效不及姚宋遠矣終之胡雛亂華身播邊陲非曰天運亦人事有致而然若知古等皆宰相選使當天寶時庸能有救哉

魏盧李杜張韓列傳第五十一

張源裴列傳第五十二

唐書一百二十七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龍圖閣學朝請大夫尚書右侍郎兼集賢殿學士奉
敕撰

張嘉貞字嘉貞本范陽舊姓高祖子吒仕隋終河東郡丞遂家蒲
州爲猗氏人以五經舉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
河東事有未決病之問吏曰若頗知有佳客乎吏以嘉貞對循憲
召見咨以事嘉貞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皆意
所未及它日武后以爲能循憲對皆嘉貞所爲因請以官讓后曰
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召嘉貞見內殿以簾自鄣嘉貞儀止秀偉
奏對侃侃后異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陛下過聽引
對禁近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霓務恐君臣之道有未盡也后曰善
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醅其得人累遷兵部
員外郎時功狀盈几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廷無稽
牒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

奏事京師玄宗善其政數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恃以長今爲鄯州別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冀盡力報死無恨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衆即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帝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即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昔天子聽政於上暇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今將坐之則後無繇聞天下事遂得減死天子以爲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且百年壽孰爲至者臣常恐先朝露死溝壑誠得效萬一無負陛下足矣帝曰弟往行召卿及宋璟等罷帝欲果用嘉貞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爲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爲相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舉一則嘉

貞所獻遂得其名即以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彊躁論者恨其不裕帝數幸東都洛陽主簿王鈞者爲嘉貞繕第會以贓聞有詔杖之朝堂嘉貞畏蟻淦促有司速斃以滅言祕書監姜皎得罪嘉貞希權幸意請加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伷先抵罪帝問法如何嘉貞復援皎比張說曰不然刑不上大夫以近君也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況勳貴在八議乎事往不可咎伷先豈容復濫哉帝然之嘉貞退不悅曰言太切說曰宰相時來則爲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爲天下士君子地乎初嘉貞在兵部而說已爲侍郎及皆相說位其下議論無所讓故說不平未幾嘉祐拜金吾將軍兄弟要近人頗憚媚帝幸太原嘉祐以贓聞說誅嘉貞素服待罪不謁遂出爲鹽州刺史說代其處嘉貞銜悔謂人曰中書令幸二負何相迫邪踰年爲戶部尚書益州長史判都督事詔宴中書省

與宰相會嘉貞銜說不已於坐慢罵說源乾曜王琬共平解乃得
去明年王守一死坐與厚善貶台州刺史俄拜工部尚書爲定州
刺史知北平軍事封河東侯及行帝賦詩詔百官祖道上東門久
之以疾丐還東都詔醫馳驛護視卒年六十四贈益州大都督諡
曰恭肅嘉貞性簡疏與人無疑內曠如也或時以此失有嗜進者
汲引之能以恩終始所薦中書舍人苗延嗣呂太一考功員外郎
員嘉靜殿中侍御史崔訓皆位清要曰與議政事故當時語曰令
君四俊苗呂崔貞其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
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而爲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
勸之者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
猶不能有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爲不肖子酒色費我無是也
引萬年主簿韓朝宗爲御史卒後十餘歲朝宗以京兆尹見帝曰
陛下待宰相進退皆以禮身雖沒子孫咸在廷張嘉貞晚一息寶
符獨未官帝惻然召拜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賜名曰延賞

延賞雖蚤孤而博涉經史通吏治苗晉卿尤器許以女妻之肅宗在鳳翔擢監察御史辟署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府思禮守北都表爲副入遷刑部郎中始元載被用以晉卿力故厚遇延賞薦爲給事中御史中丞大曆初除河南尹諸道營田副使河洛當兵衝邑里墟榛延賞政簡約輕徭賦疏河渠築宮廟數年流庸歸附都闕完雄有詔褒美時罷河南山南等副元帥兵屯東都詔延賞知留守以兵屬居五年治行第一召還會李少良劾元載陰罪載斥其狂下御史臺治訊而延賞適拜大夫不滿所私出爲淮南節度使歲旱民它遷吏禁之延賞曰食者人恃以活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苟存吾人何限爲乃具舟遣之敕吏爲脩室廬已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瓜步舟艫津湊而遙繫江南延賞請度屬揚州自是行無稽壅會母喪免服除累拜荆南劔南西川節度使建中中西山兵馬使張拙龍衣成都爲亂延賞奔鹿頭戍拙酣亂不設備延賞謀知之遣將叱干遂捕斬拙復成都自楊國忠討南蠻三蜀疲罄及乘

輿臨狩糜用百出後更郭英入崔寧楊子琳亂益矜僭公私蕭然
延賞事爲之制薄入謹出府庫遂實德宗在奉天貢獻踵道及
次梁倚劒蜀爲根本即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
還詔入秉政初吐蕃寇劒南李晟總神策軍戍之及還以成都倡
自隨延賞遣吏奪取故晟銜之至是鎮鳳翔帝所倚重表陳宿憾
帝不得已罷延賞爲尚書左僕射然雅意決用之以晟嘗爲韓滉
識擢命滉移書道意及俱入朝滉從容邀晟平憾且使薦延賞
於帝於是復拜平章事旣而宴禁中帝出瑞錦一端分繫之以示
和解晟因爲子請婚延賞不許晟曰吾武夫雖有舊惡盃酒閒可
解儒者難犯外睦而内含怒今不許婚豈未忘也先時吐蕃尚結
贊請和晟奏戎狄無信不可許滉亦請調軍食峙邊無聽和帝疑
將帥邀功生事議未決會滉卒延賞揣帝意遂罷晟兵奏以給
事中鄭雲逵代之帝曰晟有社稷功俾自擇代者乃用邢君牙而
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是夏吐蕃背約劫渾瑊將校多沒

如晟等策故事臨軒冊拜三公中書令讀冊侍中贊禮或闕則宰相攝事晟當拜而延賞薄其禮用尚書崔漢衡劉滋代攝時議遣劉玄佐復河湟延賞因建三官繁費廣州縣殘困且併省其員悉收稟料糧課輸京師賞戰士帝許之即詔上州留上佐錄事叅軍司戶司兵司士各一員餘參軍留半中州減司士上縣令尉具中縣省尉京兆河南府司錄判官赤縣丞簿尉各省半餘府準上州詔下內外始怨玄佐辭西討延賞更用李抱真抱真怨延賞奪晟兵不肯行由是功臣解體是年除吏千五百員當省者千餘道路謠言謗浸淫聞於上延賞懼請詔州縣或考先滿或攝掌遇停限而官見乏者聽在所擇省員有幹譽者權補以才不以資而大臣馬燧白志貞韋倫表言省官太甚不可行會延賞疾困不能事宰相李泌一切奏復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諡曰成肅延賞更四鎮所至民頌其愛及當國飾情復怨不稱所望亦早不幸未及有所建明然帝待遇厚稱其奏議有宰相體專屬以吏事而以軍

食委李泌刑法委柳渾時以爲任職子弘靖

弘靖字元理雅厚信直以蔭爲河南參軍杜亞辟佐其府亞疑牙將令狐運劫餉綰弘靖直其枉亞怒斥出府裴延齡爲德陽公主治第欲徙弘靖先廟上疏自言德宗異之擢監察御史累遷戶部侍郎陝州觀察使徙河中節度使元和中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摠留務憲宗欲誅之弘靖請先遣使者弔贈待不恭乃加兵詔可進中書侍郎封高平縣侯武元衡遇害賊未得王承宗邸廝卒張晏被告詔付御史臺劾驗有狀弘靖疑御史傳致晏罪言之帝不聽遂誅晏并討承宗弘靖曰我事並興鮮有濟不如悉力淮西已平乃治河朔議再迁乃歸政以檢校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爲河東節度使未及鎮詔伐承宗弘靖自以諫不聽思自効乃大閱兵請身討賊詔許出軍無親往旣王師無功帝憶曩言下詔褒美弘靖亦遣使間道喻承宗承宗款附召拜吏部尚書徙節宣武宣武承韓弘虐政代以寬簡民

便安之長慶初劉總舉所部內屬請弘靖爲代進檢校司空仍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盧龍節度使始入幽州老幼夾道觀河朔
舊將與士卒均寒暑無障蓋安輿弘靖素貴肩輿而行人駭異
俗謂祿山思明爲二聖弘靖懲始亂欲變其俗乃發墓毀棺衆
滋不悅旬一使事實客將吏罕聞其言委成於參佐韋雍張宗厚
又不通大體腴刻軍賜專以法根治之官屬輕佻酣肆夜歸燭火滿
街前後呵止其詬責士皆曰反虜嘗曰天下無事而輩挽兩石弓
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氣自在衙之總之朝詔以錢百萬緡資將士
弘靖取二十萬市府雜費有怨言會雍欲鞭小將蒯人未嘗更
笞辱不伏弘靖繫之是夕軍亂囚弘靖蒯門館掠其家貲婢妾
執雍等殺之判官張澈始就職得不殺與弘靖同被囚會詔使至
澈謂弘靖曰公無負此土人今天子使至可因見衆辦幸得脫歸即
推門求出衆畏其謀欲遷別館澈大罵曰汝何敢反前日吳元濟
斬東市李師道斬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肉飽狗鼠鴟鵂衆怒擊

殺之數日吏卒稍自悔詣館謝弘靖願革心事之三請不對衆曰
公不赦我矣軍中可一日無帥乎遂取朱克融主留後詔貶弘靖
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再貶吉州刺史明年出幽州改撫州刺史稍
遷太子少師卒年六十五贈太子太保弘靖少有令問杜鴻漸杜
佑皆器許歷臺閣顯級人以爲有輔相才及居位簡默自處無
所規拂幽薊初效順不能因俗制變故范陽復亂家聚書畫侔
祕府先第在東都思順里盛麗甲當時歷五世無所增葺時號三
相張家云子文規次宗裴度秉政引文規爲右補闕度出襄陽貶
溫令度奏置幕府累轉吏部員外郎右丞韋溫劾文規父昔被
囚逗留不赴難不宜任省署出爲安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子彥
遠博學有文辭乾符中至大理卿次宗開成初爲起居舍人文宗
始詔左右史立螭頭下記宰相奏對旣退帝召見審正是非故開
成時事爲最詳以稱職兼集賢院直學士文規左遷改國子博士
史館脩撰李德裕再當國引爲考功員外郎知制誥出澧明二州

刺史卒孫茂樞字休府及進士第天祐中累遷祠部郎中知制誥坐柳璨事貶博昌尉

嘉祐嘉貞弟有幹略方嘉貞爲相時任右金吾衛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間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後貶浦陽府折衝開元末爲相州刺史舊刺史多死官衆疑畏嘉祐以周摠管尉遲迥死國難忠臣也立祠房解被衆心三歲入爲左金吾將軍後吳兢爲刺史又加神冕服遂無患

源乾曜相州臨漳人祖師民隋刑部侍郎父直心高宗時太常伯侖死嶺南乾曜第進士神龍中以殿中侍御史黜陟江東奏課最頻遷諫議大夫景雲後公卿百官上巳九日發射禮乾曜以爲聖王教天下必制禮以正人情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古之擇士先觀射禮非取一時樂也夫射者別邪正觀德行中祭祀辟寇戎古先哲王莫不遞襲比年以來射禮不講所司恡費而舊典爲虧臣愚謂所計者財所虧者禮故孔子不愛羊

而存禮也大射謂春秋不可廢開元初邠王府吏犯法玄宗敕左右爲王求才長史太常卿姜皎薦乾曜自梁州都督召見神氣爽澈占對有序帝悅之擢少府少監兼邠王府長史累進尚書左丞四年拜黃門侍郎同紫微黃門平章事踰月與姚崇俱罷會帝東幸以京兆尹留守京師治尚寬簡人安之居三年政如始至仗內白鷹鳥因縱失之詔京兆督捕獲於野絙榛死吏懼得罪乾曜曰上仁明不以畜玩寘罪苟其獲戾尹專之遂入自劾失旨帝一不問衆伏其知體而善引咎八年復爲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大臣子併求京職俊乂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臣三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乃以子河南參軍弼爲絳州司功太祝絜爲鄭尉詔曰乾曜身率庶寮以讓旣請外其子又復下遷傳不云乎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之人於是大和道之或行仁豈遠哉其令文武官父子昆弟三人在京司者分任于外繇是公卿子弟皆出補帝嘗自較其考與張說偕賜時

議者言國執政所以同休戚不崇異無以責功帝乃詔中書門下共食實戶三百堂封自此始東封還爲尚書左丞相兼侍中久之罷侍中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安陽郡公帝幸東都以老疾不任陪扈卒贈幽州大都督乾曜性謹重其始仕已四十餘歷官皆以清慎恪敏得名爲相十年與張嘉貞張說李元紘杜暹同秉政居中未嘗廷議可否事晚節唯唯聯署務爲寬平博大故鮮咎悔姜皎爲嘉貞所排雖得罪訖不申救君子譏焉族孫光裕亦有名居官號清原撫諸弟友義爲中書舍人與楊潛劉令植同刪著開元新格歷尚書左丞會選諸司長官爲刺史光裕任鄭州爲世良吏卒官子洧以雍睦保家士友推之天寶中爲給事中襄州刺史安祿山犯河洛爲江陵大都督長史以禦賊卒贈禮部尚書諡曰懿

裴耀卿字煥之寧州刺史守貞次子也數歲能屬文擢童子舉稍遷祕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與掾丘悅文學韋利器更直備顧問府

中號學直王即帝位授國子主簿累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坐賈豫給以直絕僦欺之敝及去人思之爲濟州刺史濟當走集地廣而戶寡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爲東州知頓最封禪還次宋州宴從官帝歡甚謂張說曰前日出使巡天下觀風俗察吏善惡不得實今朕有事岱宗而懷州刺史王丘餽牽外無它獻我知其不市恩也魏州刺史崔沔遣使供帳不施錦繡示我以儉此可以觀政也濟州刺史裴耀卿上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置書座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俄徙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曰非至公也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耀卿懼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巡飭厲愈急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爲立碑頌德歷冀州入拜戶部侍郎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又持帛二十萬賜立功奚官耀卿曰幣涉寇境不可以不備乃令先與期而分道賜之一日畢突厥室韋果邀險來龍羣耀卿已還遷京兆尹明年秋

雨害稼京師飢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曰陛下旣東
巡百司畢從則太倉三輔可遣重臣分道賑給自東都益廣漕運
以實關輔關輔旣實則乘輿西還事蔑不濟且國家大本在京師
但秦地狹水旱易匱往貞觀永徽時祿粟者少歲漕粟二十萬略
足今用度寔廣運數倍且不支故數東幸以就菽粟爲國大計臣
願廣陝運道使京師常有三年食雖水旱不足夏今天下輸丁約
四百萬使丁出百錢爲陝洛運費又益半爲營窖用分納司農河
南陝州又令租米悉輸東都從都至陝河益湍沮若廣漕路變陸
爲水所支尚贏萬計且河南租船候水始進吳工不便河漕處處
停留易生隱盜請置倉河口以納東租然後官自顧載分入河洛
度三門東西各築菽倉自東至者東倉受之三門迫險則旁河鑿
山以開車道運十數里西倉受之度宜徐運抵太原倉趨河入渭
更無留阻可減費鉅萬天子然其計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元轉運使於是置河陰集津三門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汴河

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省運費三十萬緡或曰以此緡納於上足以明功答曰是謂以國財求寵其可乎敕吏爲和市費遷侍中二十四年以尚書左丞相罷封趙城侯夷州刺史楊濬以賊抵死有詔杖六十流古州耀卿上言刺史縣令異諸吏爲人父母風化所瞻今使裸躬受笞事太逼辱法至死則天下共之然一朝下吏屈挫牽頓民且哀憐是忘免死之恩而有傷心之痛恐非崇守長勸風俗意又雜犯抵死無杖刑必三覆後決今非時不覆或天其命非所以寬宥之也凡大暑浹囚多死秋冬乃有全者請今貸死決杖會盛夏生長時並停則有再生之實是時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因令經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酣邀未赴屯耀卿言於帝曰嘉運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夸言驕色竊竄之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軍中士卒相見若不素講雖決在一時恐非制勝萬全之義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未懷惠不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

萬人之命倚於將示不得已故鑿凶門而出今酣呶朝夕胖肆自
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苟不易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
乃促嘉運詣部卒無功還天寶初進尚書左僕射俄改右僕射而
李林甫代之上曰林甫至本省具朝服劍佩博士導郎官唱按禮
畢就耀卿聽事乃常服以贊者主事導唱林甫驚曰班爵與公同
而禮數異何也耀卿曰比苦眩不堪重衣又郎博士紛泊非病士
所宜林甫默然慙居一歲卒年六十三贈太子太傅諡曰文獻子
綜吏部郎中綜子佶

佶字弘正幼能文第進士補校書郎判等高授藍田尉德宗詔發
畿縣民城奉天嚴郢爲京兆政刻急李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不
敢免佶請代役要如程當時稱其義帝幸梁佶奔見行在授補
闕李懷光以河中叛佶建議請討帝深器之詔用盧杞爲饒州
刺史與諫官執不可歷遷諫議大夫黔中觀察使韋士文爲夷獠
所逐詔佶代之部夷安服歷同州刺史中書舍人遷尚書右丞時

李巽以兵部尚書領鹽鐵將遷使局就本曹經構已半會佶至
以爲不可巽雖怙恩而彊猶撤之時重其有守改吏部侍郎以疾
爲國子祭酒工部尚書卒贈吏部尚書諡曰貞佶清勁明銳所與
友皆第一流鄭餘慶尤厚善旣歿餘慶爲行服士林美之
贊曰開元之盛所置輔佐皆得賢才不者若張源等猶倦倦事職
其建明有足稱道朝多君子信太平基歟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
所窮嘉貞窮於俗延賞窮於收弘靖窮於權惜哉

張源裴列傳第五十二